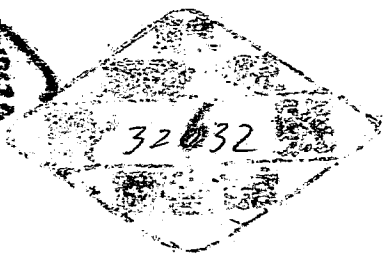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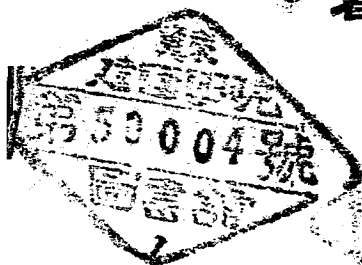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旗 大

• 著 朔 楊 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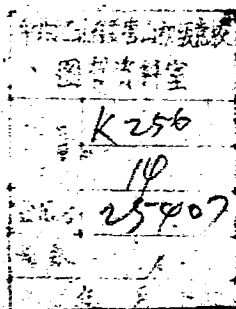
★ 行 印 店 分 冀 察 晋 店 書 華 新

D
99.445729 D
08 9,44572
08

楊
朔
著

大

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



一九四六年二月

1907

目錄

大旗·····	一
霜夜·····	二七
麥子黃時·····	三七
月黑夜·····	四八

大旗

這是一九三八年冀東人民反抗鬥爭的一個側影。鬥爭從七月八號起，到十月間才稍稍平息。全冀東二十二縣，除了昌平、臨榆，沒有一處不會捲起暴動。參加的人數約計十幾萬。當時的領袖是李運昌，於是堅持×

×游擊戰的司令員。

一九三八年四月。清明節前後。

北寧路上，一列客車從天津開來，離灤縣不遠時，停在一個小站裡上水。站台十分冷清，只見一個商人模樣的旅客，從三等車走下來，右肩抗着個被捲，左手提着個藍布包袱，蹣跚跚跚地朝站外走去。他是個矮胖子，黝黑的圓臉泛着油光，兩隻小眼閃射着針尖似的光芒。

路警攔住他問：「包裡什麼東西？打開來看看！」

旅客趕緊放下行李，撩起青線呢長袍，蹲下身，忙忙地解開包袱。滿臉陪着笑說：「看吧，看吧，不過是些不值錢的湖筆，剛從天津販來，打算到這一帶小學堂做做生意。」

路警彎下腰，伸手把一封一封的筆翻了翻，又吩咐旅客打開行李捲，草草地看過一

遍，這才把手一揮，昂着頭走去。筆販子耐着心性，重新把行李收拾停當，斜瞞了路瞥一眼，迎着一陣風沙走出車站。

風從東南吹來，漫野浮蕩着青草的氣味，還夾雜着肥料的氣息。幾天前落過一場好雨，泥土又鬆又軟，正是耨穀子的時候。糞早送過了，一簇一簇地堆在田裡，可是奇怪，到處竟不見一個犁地的農夫。莊稼人向來最怕誤了節期，於今放着地不種，却集合一起，拖成長長的一條線，離車站約摸半里路，忙忙碌碌地鬧什麼呢？筆販子一邊尋思，一邊順着道路朝前走去，近了，才看清遼大羣的農民正在修築一條公路。他們的氣色都很陰沉，不大作聲，只是機械地忙着鏟土，把路基墊高。公路貫穿過肥沃的田野，佔去大片的麥地。麥苗已經長到七八寸高，顏色變成碧綠，每一鐵鍬鏟下去，便被翻掘起來，連泥帶土拋上路基。

筆販子走攏近一堆人，覺得累了，把行李擱到頭上，坐到被捲上去，想要歇歇腳，離他不遠，一個莊稼人坐着抽烟，臀底下墊着自己的鞋，身旁插着一張鍬。這個人看上去將近四十來歲，前額橫刻着幾道很深的皺紋，眼眉和鬍鬚又粗又黑，像是刷子，鼻孔的黑毛特別長，筆尖似的伸到外邊。他用兩手抱着膝蓋，嘴裡含着烟袋，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地面，神色十分呆滯，彷彿和誰嘔氣。

一個場鼻頭的漢子掘着掘着土就停下手，對他勸道：『快來做活吧，殷老大，別儘自發呆，叫監工的看見，又是一頓打罵！』

殷老大嘆了口怨氣，却不動彈，也不說話。筆販子從旁邊歇得明白，便從腰裡掏出

一枝香烟，湊到殷老大身前，躬着腰說：『借光，老鄉，給我點火。』

他把紙煙對到莊稼人的煙袋嘴上，吸着了，並撩起大襟蹲在旁邊，拉吧話來：

『今年的年景不壞吧？舊年冬天缺雪，這一春雨水不斷，麥子長的還滿旺盛。不過這是誰家的地，糟塌這樣子，叫人看見都心痛！』

殷老大的聲音帶點抖顫，不覺接嘴嘆道：『眼前這三畝地都是我的，祖上辛辛苦苦，留下幾畝命根子，日本人說聲修路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給佔去，口頭雖說給地價，還不是騙人的話！麥子算完蛋了。再有幾畝穀子，到如今還沒種下種籽，你看這日子怎麼過？！』

筆販子很快地眯了幾眯眼說：『噫呀，穀雨都快過了再不種地，不晚嗎？』

殷老大聳起兩道眉毛，恨恨地答道：『誰說不是晚啦！眼前這些人，那箇心裡不急得像一團火？日本人可不管這一套，只顧修路，凡是村裡能動的人都趕出來，從早到黑，累的要死，一個大錢也不給……』

他轟然停住嘴，不安的乾咳幾聲，敲淨煙鍋的灰，把煙袋插到脖子後，又忙着從臀下抽出鞋來，往腳上穿。筆販子一抬眼，望見遠遠走來一個監工的日本人，腳上穿着馬靴，兩手反背在身後，橫拿着一根木棍。一個莊稼人做得稍微慢點，監工的便跨上前去，大聲地吆喝，文舉起短棍，做出要打的手勢。殷老大穿上鞋，急忙站起身，拿着鐵鍬走入修路的人羣中，動手挖起泥來。沿着這條未完成的公路，隨着無數鐵鍬的揮動，多少莊稼破壞成爛泥，多少田地改變了原來的形態！這是一片被蹂躪的土地。

× × ×
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殷老大，一顆心也被蹂躪得遍是創傷，差不多粉碎了。從他記事那一天起，向來就沒度過好日子。他是個很守本分的莊稼人，父親死得早，母親把他拉大，十四歲那年就給他討了個將近二十歲的女人，指望家裡添人口，添份力氣，可以支撐莊稼營生。女人結實得像頭驢子，過不幾年，替他生了個孩子，名字叫犁頭。這時殷老大長成強壯的小夥子，一年到頭，埋着頭做活，只想守家在業，把莊稼日子扶植起來。可是直奉戰爭爆發了。他的家離鐵路三二里路，兵荒馬亂地，捲進漩渦當中。他領着母親和家小，跟隨村裡人逃荒，不幸半路上遇到大隊的敗兵，一家衝散了，他攆着犁頭，好不容易才尋到母親，女人却失落得不見踪影。有人說看見她叫敗兵擄去，又有人說看見她披散着頭髮，朝一個方向跑去。總之，以後根本聽不到她的消息，多半死了。殷老大變得十分陰沉，整天緊閉着嘴，有時喝點酒，醉了，便指着天罵道：

「老天爺不睜眼，怎麼專和窮人做死對頭！」

他的心情像是連陰的天氣，多年以來，總不見開朗的日子。犁頭漸漸地長大，他把希望全寄托在兒子身上，盼望賺幾個錢，給兒子娶房媳婦，可以傳宗接代，將來自己死了，也可以有兒孫替他祭掃墳墓，他母親有時勸他再討個女人，他却一口回絕道：

「討個老婆就得花幾百，咱們那來的錢？再說，犁頭這麼大了，我不願意給他弄個後娘，叫他埋怨我一輩子！」

他的願望却不容易實現。一天，村裡傳說日本人佔領東三省了。殷老大以為東三省

在山海關外，距離他家很遠，不礙他的事，所以漠不關心。又一天，傳說長城邊爆發戰事了，他才有些惶張，心裡記起舊日的創傷，生怕戰事再蔓延到灤縣。

戰事不久便停止，他似乎用不着惶張了。可是，一件夢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了。

村長走來對他說道：「老大，世界變了！你知道麼？聽說中國和日本定了什麼協定，把咱們冀東劃成停戰區，不准駐兵；又有個叫殷汝耕的人出面成立自治政府，楞逼着每村出槍練自衛軍，辦聯莊會，還得先派兩個人到城裡保安隊受訓，以後好回來教本村人。犂頭年輕力壯，正好算一個，村裡打算派他到城裡去受訓：。」

殷老大的前額彷彿挨了一棒，腦殼似乎炸裂，失去思想的能力。他只有掣頭一個兒子，奪去他，就等於奪去他的命根子。他百般地哀求，但是沒用。村長在村裡便是小皇帝，誰敢違拗他的話？殷老大的生活陷入更深的泥坑，他眼前的世界也的確變了。捐稅越發加重，壓得他直不起腰，骨髓差不多都被壓榨出來。高麗和日本浪人如同些蠹蟲，帶着白面和鴉片，到村裡開設起「洋行」，把樸素的農村靡爛。這以後，情勢轉變得更加急快：冀察政委會彷彿昨天才成立，永定河上又起了戰事，冀東便像一張荷葉餅，囫圇囫圇地吞進日本劊子手的嘴裡。殷老大感到絕望，尋思再沒有翻身的日子，只好等死。犂頭的行事更加使他憂愁。最初，他以爲兒子當了保安隊，早晚必定叫槍子打死，不會活着回家。但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，犂頭居然回來了，不過不再是原來的犂頭，却沾染着一身壞習氣。他的頭上留起頭髮，學會抽紙烟，還時常斜着門眼，含着香烟，對女人調調情。他本來就楞頭楞腦，帶點惰氣，於今簡直變成流氓。這還不要緊，最叫殷

老大痛心的是他竟受了日本浪人的勾引，常往白面館跑，沒錢抽時，便從家裡偷東西變賣。聯莊會看他太不務正，把他開除，他却瞪着一對鬥眼，臉紅脖子紅地罵道：

『王八蛋操的，不用和老子爲難，等我告訴日本人，叫你們知道個厲害！』

股老大氣得抓起一條長板櫓，趕上去罵：

『小鬼崽子，老股家缺了幾輩子德，養出你這個東西！你張口日本人，閉口日本人，都是日本人把你毒害壞了，到死也不知道反悔，等我打死你再講！』

犍頭却扮了個鬼臉，撒開腿朝白面館跑去。

×

×

×

就在股老大遇見筆販子那天，雀迷眼的時候，修路的農民才散工。股老大懷着一顆沉重的心，走向家去，天色已經蒼黑。犍頭的奶奶張着兩手，嘴裡喊着「啞，啞，啞」，正在院裡趕一群鷄進窠。一隻小公鷄很調皮，怎麼也不肯聽話，幾次來到窠口，側着小頭望望老奶奶，拍拍翅膀又跑到一邊去，累得老奶奶轉來轉去地趕，嘴裡腳鬚鬚地抱怨道：

『小死物件，我看你往那跑？我看你往那跑？……唉，唉，我六十多歲的人啦，也看不見，聽也聽不見，老天爺不睜眼，叫我怎麼過！』

她的聲音像哭，又像嘆息。每逢她遇到一點不如意事，便要觸動傷心，自言自語地抱怨天，抱怨人，抱怨自己的命苦。股老大把鉢倚到牆上，沉着臉走到灶邊，揭開鍋蓋，鍋裡冒起一陣熱騰騰的蒸氣。他盛了一大碗熬得稀爛的白米稀飯，坐在門坎上，左手

托着碗，右手便用筷子往嘴裡嚙嚙地扒飯，眼睛望着碗，一聲也不響。

犂頭的奶奶關好鷄窠，重新結了結包頭的手巾，又搖擺着兩手走到牲口欄旁，解開繮繩，牽出那頭白眼圈白鼻子的小黑驢。小毛驢蹙起鼻頭，在地上聞了一陣，然後跪下前腿，後身隨着也臥下，快活地打起滾來。什麼地方有驢叫，牠陡然臥直身子，舒長脖頸，聲音一伸一縮地大叫起來。老太婆使勁地扯了幾下繮繩抱怨道：

『叫什麼？說你也不肯聽，說你也不肯聽！唉，唉，誰都惹我生氣！幾時我兩眼一閉，心裡才乾淨！』

月色很好，陰曆大約是十二三。全村籠着一層蒼蒼茫茫的烟霧，春天的黃昏顯得又深沉，又寂靜。殷老大觸動心事，抬起臉問：『犂頭呢？』

奶奶用嘆息的聲音說：『先你一脚就回來啦，又躺在炕頭上嘔氣……唉，這些孽種！』

殷老大把頭轉向屋子，高聲說道：『起來，吃完飯跟我到地裡去！大月亮地，正好釋穀子……』又像對自己說：『白天得修路，地又不能荒了，眼睜睜等着餓死！只好賣命，帶着月亮做吧，活一天是一天！』

裡屋炕頭上冒出幾句惱人的話：『我病啦，不能動！』

殷老大的臉色立刻變得通紅，伸長脖子罵道：『你媽個臭皮，裝的什麼病！成天價不幹人事，臨到做活就裝病，裝死也不行！』

只有奶奶心裡明白，犂頭不是裝病，確實是鬧不自在。今天傍晚散工回家，他渾身

打着冷顫，好像發瘧子，一進門便問奶奶要錢，不給，立刻撇起嘴，亂摔東西，還四處搜翻，想尋點值錢的物件變賣。可是奶奶陪嫁時的一點銅首飾早被盜光，箱籠裡只剩下些破破爛爛的補綻衣裳，散發着霉氣，奶奶用哭似的聲音咒罵。他却橫着眉毛，全不理睬。只在爹爹眼前，他才略略有些懼怕。奶奶從小撫養他，寵着他，於今長大，他托奶奶氣得掉淚，恨他不叫雷打死，但在殷老大前，奶奶又常常替他遮掩，怕殷老大教訓他，她常對鄰家的婆婆奶奶們說，自己的孫子原本很憨厚，都怪日本人心毒，故意開些白面館，花會局，年輕人不懂事，把持不定，怎麼會不上鉤，被拖下陷井呢？

老太婆牽着毛驢飲過水，重新把轡拴到牲口欄裡，嘴裡念念叨叨地走進屋子，點亮一盞小煤油燈。她害着很重的沙眼，乍一見亮光，急忙把手搭上眼眉，又紅又爛的眼睛纏成細縫，又自怨自艾起來：

『唉，唉，老不死的罪過，吃也吃不動，做也做不得，眼痛的也不行！』

犁頭本來臉朝外躺着，一賭氣轉向裡邊，全身仍然不停地抖，還連連地打着噴嚏。老太婆不耐煩地悄聲說：

『起來吧，不知那世的冤家，你爸不是叫你？他這些天正發好氣，看他會揍你！』

犁頭倒發起脾氣，抖擻着嗓音喊：『揍就揍，我偏不動！』

只聽見殷老大把飯碗往鍋台上使力一放，罵着從外間闖進來，粗黑的鬚眉直豎豎地站着，像是豬鬃：

『小雜種，你害的什麼病？明明是犯了白面癮，還來騙我！要死給我滾出去，別死

在家裡，費我一張蘆蓆！」

一邊就握住鞏頭的肩膀子，像拉小鷄似的把兒子扯下炕來。鞏頭的臉色鐵青，不自主的打着噴嚏，眼淚鼻涕全流出來，兩手抖索着抱住頭，朝外便跑，可是後脊梁上早挨了一拳，他的兩條腿絞扭着，跌跌撞撞的奔到院外，嘶啞着聲音恨恨地叫：

「等着吧，不用逼我，早晚有你們反悔的日子！」

殷老大把兒子追出大門，飯也不想再吃，氣虎虎地坐到炕沿上，神色顯得十分沮喪，尋思自己活了大半輩子，整天像是欄裡那頭黑驢，老累得腰酸背痛，過的可總是苦日子，還得受官家的勒索，軍隊的糟塌，於今更落到日本人手裡，弄得家業破落，兒子又不成器……想到這，他的脖子似乎被大轡住，心頭悶得要死，透不過半口氣來。

但一轉念，他想到那幾畝荒蕪的穀子地，再聽到鞏頭的奶奶在灶下哭似的抱怨老天，便蹙起眉頭，無可奈何地喘了口粗氣，帶上種籽，牽出驢，把繩盤到驢脖子上，然後抗起犁，吆喝一聲，趕着牲口往地裡去了。

春天夜短，月光早移到向西一帶幾家的牆頭上，冷清清的，像是落着滿地的霜。莊戶人家吃完夜飯，這該是睡覺的時候。如今可不同了。沿街可以看見許多農婦忙着推磨。篩籮的聲音，吆唬驢子的聲音，朦朦朧朧地好像睡夢裡傳來的動靜。

快到五月初午，麥子長得才齊到人的大腿，從根到梢變成黃色，不久該收割了。一春雨水很厚，農夫們只苦的是勞役太繁，不能及時上糞鋤草，人手缺的就根本照顧不到

莊稼，地裡的青草一尺多高，莊稼反倒像害肺癆的孩子，又瘦又矮，長不起來。殷老大的麥子就更無望了。大路已經修好，攔腰斬斷他的田地，所剩的邊邊角角，最多能打一升半斗糧食。幸喜穀子很肥，還有點指望。那些天，他白天修路，早晚抽空到地裡做活，幾畝穀子才算沒荒。他一家人的性命全寄托這幾畝地上，但頑鬼子別再霸佔去，便不餓死！他最有個硬勁，外表不聲不響，似乎滿容易欺負，心裡可有主意，向來不肯叫饒。熟悉他的人說他是棉裡針。其實，他這根針不刺人，只刺自己。不管生活怎樣絕望，針尖大的事也能激起他模模糊糊的希望，從絕望中拖他出來。這些年，他不斷地遇到挫折，不斷地掙扎，心裡常常叨念那兩句俗語：「熬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！」

黎頭却是個敗家子，地裡活不做，總避着不見爸爸的面，四處鬼混，奇怪的是他居然很有神通，手邊儘管窮，隨時可有日面抽。

端午的頭一天，殷老大收拾一口袋年前自種的黃菸葉子，趕着毛驢到附近一個鎮店去趕集。他剛在街旁擺出貨色，一個警防隊便來刁難他，罵他不該把驢子拴在集市中心。他陪着苦笑，送給警防隊七八片菸葉，才打發他走開，免得攪擾生意。傍晚，他賣完菸，買了三個黃米糉子，預備點綴點綴明天的節期。天怪熱的塵土又大，趕到家時，他的小掛差不多叫汗濕透，渾身都是風塵的顏色。雖然趕着驢，却捨不得騎，壓累牠；又怕費鞋，一路都用手提着鞋後跟。赤着腳走回來，這也給他一種舒服滋味。

他把糉子掛到門栓上，脫光膀子，露出一身紫紅色的肉，才又走出房來，看見小毛驢站在大毒日頭底下，蹣跚一隻後蹄，垂着頭，睜着眼，靜靜地在打瞌睡。他走上去，

隨意吆喝一聲，替他解開盤繩，卸下馱鞍。驢背上滿是汗，毛都斃了，他就用兩手很響地拍着驢背，防備牠受風。這當兒，門外有人高聲問：

『犂頭在家裏？』

隨着走進一個又白又胖的漢子，光腦袋，高顴骨，戴着一付墨鏡，滿臉都是橫肉，身上穿着一件長衫。這人看起來像個屠戶，殷老大却認識他叫趙海樓，是當地的流氓，幫助一個日本浪人在本村開『洋行』。他來做什麼呢？殷老大不明白，心裡預感到一種禍事，不覺楞在那兒。趙海樓看見他，劈頭就說：

『你是犂頭他爹吧？到節下了，欠的錢怎麼還不給送去？還得叫我冒着汗跑來要。』

殷老大惶惑地問：『誰欠你的錢？』

趙海樓有點不耐煩，冷冰冰地繃着臉說：『除了犂頭還有誰？這些天，要不是我們供他白面抽，你兒子早癱死了！』

殷老大聽見這事，知道兒子給他們惹下麻煩，氣得冒火，又有些害怕，一時變得沒有主張，支支吾吾地道：『家裡坐吧，家裡坐吧……』

他把來人讓進屋子，臉色冰落落的，十分不安，彷彿要哭的樣子，又忙着叫犂頭的奶奶給客人割殺子，燒開水。老太婆先前坐在堂屋的門坎上，捲起褲筒，在小腿上搓麻繩，嘴裏不知唧唧噥噥地埋怨什麼，於今不響了，胆怯地走出走進，時時從爛眼角旁偷看來人的氣色。

趙海樓的肥臉顯的又圓滑，又刁橫。他用左手裂開長衫的大襟，拿扇子朝着胸口忽搭忽搭地搨着風，緊逼着殷老大問：

「犂頭的債，你到底打不打算還？」

殷老大，垂頭喪氣地反問道：「他到底欠你們多少錢？」

趙海樓張開左手，屈起大拇指頭說：「扣去零數，整整四百塊。」

這個數目，在殷老大聽來，確實吓人。他一時間住聲，半響才說：「先生，你看我家這份窮日子，窮得都快穿不起褲子了，那來的錢還這筆賬？」

趙海樓却還給他一聲冷笑：「你沒有錢還沒有地？人家洋人不是傻瓜，不會白拿着錢往水裡扔！犂頭早把你家那幾畝地押給洋行了，還不起錢，地就歸我們！」

殷老大耳邊彷彿響了一聲雷，震得他的眼睛冒出金星，耳朵嗡嗡地亂叫，腳下的地好像也搖擺起來，就要塌陷下去。那幾畝地是他僅存的命根子，人家還要搶去！他的眼皮搭拉下來，刷子似的鬍鬚輕輕地發顫，一時變老了，嘴裡喃喃地說：

「要我的命行，地可不能給！……」

趙海樓把扇子往桌上使力一拍，叫道：「我們要的就是地，誰稀罕你那條狗命！」

「地裡還有莊稼呢！求你秋收以後再講吧！」

「不行，一時一刻不能挨延！於今地價稀賤，連上莊稼，也頂不了賬！你那頭驢也押給「洋行」了，今天就得牽走！」

趙海樓一邊說，一邊橫着肩膀朝外走去，院裡已擠滿了許多人，探頭探腦的窺看，

有的冷笑，有的交頭接耳地談論這事，還有人氣得咬牙切齒的小聲咒罵。看見趙海樓出來，大家閃開一條路，眼睛都盯在他身上，一直送他到毛驢前邊。毛驢看見生人，掉開頭，顫動着眼毛，胆怯地斜着大眼，趙海樓把扇子插到脖子後，抓住牠的白鼻子，又抓住牠的下唇，硬扒開牠的嘴，齜了齜牙。牙渠很深，正是強壯的時候。他却故意搖搖頭，哼了一聲，瀟了瀟嘴說：

『老口了，賣不上幾個錢！』

說着就動手去解纏繩。犂頭的奶奶顫巍巍地趕過來，用身子遮着小驢，紅眼裡淌着淚，大聲哀求道：

『可憐可憐我這個快死的人，饒我們幾條命吧！明天我刻個長生牌位供着你，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的恩典！』

這不但不能感動趙海樓，反到惹起他的火來。他抓着老太婆的前胸，把牠扯開，更使勁一推，老太婆便倒退幾步，撲咚地坐到地上，一聲天一聲地的哭叫起來。他橫着眉毛，氣虎虎地解開纏繩，回頭對股老大叫道：

『限你天黑以前把地契送過來；撻回押單！不送也隨便，反正地是我們的了！』

一邊用手揮開眼前的農民，牽着驢往外便走。在場的人都不做聲，只用仇視的眼睛緊盯着他。老太婆知道她的命運已經無可挽救，哭得越發悽慘。股老大却像泥人似的站在人前，垂着兩手，身子微微向前俯着，動都不動。他的臉色烏黑，前額的幾道縐紋變得更深，兩眼却像兩團火，射出逼人的光芒。驀然間，他把牙一咬，幾步搶到趙海樓身

後，右手抓住纏繩，左手把對方的膀子一掀，就勢奪下毛驢，趙海樓打了個踉蹌，撞進一個農民的懷裡；那農民又把他一掀，他便像皮球似的重新滾回去，黑鏡從鼻梁滑下來，跌碎了。他的肥臉脹得赤紅，俯身拾起眼鏡，蹣跚着腳叫道：

『打吧，打吧，不要命的只管打！我看你們誰敢動手！……』

他的話沒說完，早有人罵了一聲，颯地拋過去一塊碎瓦片。他平日仗着日本人的勢力，在村裡橫行霸道，背後誰都罵他。今天的事更激起大家的公平，於是人們吼叫一聲，碎泥塊像雨點似的從四面八方朝他投去。他用兩隻胳膊護着臉，大聲地叫罵，轉身就跑，那身長衫上打滿斑斑的泥點。農民們高聲轟笑，有人還故意緊蹣跚着腳，好像從後邊追上去，嚇得趙海樓跑的更快。這更逗起農民的譁笑。他們罵他可惡，不知犁頭欠他幾個錢，便賴上了，硬說是四百；嘲笑他是城隍廟的小鬼，模樣兒可怕，可是泥鰱肉。唯獨幾個上年紀的人怪他們不知分寸，以為定準鬧出禍事來了。殷老大不罵，也不笑，滿臉帶着殺氣，牽着驢往欄裏送，翻了翻白眼說：

『管他娘的，橫豎是死，死也得死的像個人！』

禍事當天就來了。日頭平西的時候，趙海樓攔撥白面館的日本浪人從鎮上派來五六個警防隊，到村裡捉人。殷老大得到消息，先一步逃出門，躲到野地裡去。警防隊堵住他家的門，裡裡外外地搜索，不見主犯，却從柴火垛底下拖出犁頭，滿頭滿身沾着茅草。這小子和道自己的事敗了，不敢見人，藏藏掩掩地溜進家，躺在柴火垛下，正沒有主張。他看見趙海樓和日本浪人，以為彼此交情厚，遇到救星，拚命掙脫抓着他的手，急

急忙撲過去，緊陝巴着那雙逗眼說：

「老趙，老趙，你對他們講，都是我爹鬧的亂子，不管我事！」

迎頭却挨了浪人一巴掌，立時被警防隊網起。浪人親手牽走殷老大的驢，擄去殷老大的地契，又派人捉住另外幾個農民。臨走，他更支使趙海樓放了把火，點着殷老大的柴火垛。春天風高，火趁着風勢，呼呼地燃燒起來，一霎眼的光景，柴火垛就變成一個大火球。……

殷老大轉回家時，警防隊走了，東鄰西舍的農民已經把火撲滅，可是柴火早化成一堆濕灰。屋子萬幸還算無恙。屋裡屋外翻成亂糟糟的一片！到處仍着破鞋爛衣，隨地是打碎的缸盆瓦罐。犁頭的奶奶披散着一頭白髮，就地坐在院心，老臉掛滿淚，指手劃腳地對人哭訴着事情的經過，說到痛心的地方，便放開長聲叫起天來。

當殷老大一脚跨進街門，望了望他多年經營的家，不覺傻子似的鑄在那兒，兩眼像是熄滅的燈籠，驟然失去光輝，他歪歪斜斜地向前挪了幾步，身子彷彿有幾千斤重，一下子坐到磨盤上，彎下腰，兩手抱着頭，閉着眼喃喃地自語道：

「活不下去啦！活不下去啦！……」

許多人走近他，七嘴八舌地勸他，但他一個字也聽不見。他想到許多事，但又似乎什麼沒想，只感到腦子裡混亂成一團，四肢沒有一點力氣。那個曾經和他一道修路的場鼻子扒拉開眾人，從人縫擠進來，粗魯地拍拍他肩膀說：

「寬寬心吧！好死不及賴活着，怎麼會活不下去呢？就拿我來講，一份家業還不是叫

鬼子糟塌的七零八落？我就不聽那一套，偏硬着頭皮活下去！起來，我指你一條活路！」

x
x
x
x
x
x

這天黑夜，場鼻子偷偷地把殷老大引到村裡小學堂去。小學堂佔着齊天大聖廟，坐落在村邊，十分僻靜。於是麥收時間，正放春假，只剩教員劉先生一個人。劉先生到村裡還不上半年，可是人緣挺好，每逢遇見人，老遠便裂開嘴，笑着點頭。他很靜默，從來不大聲說話，大聲笑：走路做事，總是輕輕地，像個影子。

他打開廟門，放他們進去，又輕輕地插上門，悄沒聲地領他們走進屋子。格扇窗大敞開着，小白鈴迎着燈光，撲進窗口，成球地繞着洋燈打轉。他垂着眼皮，朝上擰一擰燈捻，才抬起那張蒼白的臉，望着殷老大苦笑，表露出他的同情。

這時，一個人從殷老大不注意的角落走到近前，眯縫着笑眼問：「你還認識我麼？」殷老大抬起眼，漠然地望了望那個人。這是個矮矮的黑胖子，圓臉，兩眼閃爍着不定的光芒，好像搖擺在水皮上的太陽光。他覺得面熟，可又記不起是誰。那人提醒他說：

「你忘了麼，那天你修路，我從車站上來，跟你借火，我是那個筆販子！」

殷老大噴嚏地應了幾聲，斜坐到炕邊上，把烟袋插進腰間掛的荷包裡，用手按着荷包，往煙鍋裡裝煙，可是許久許久也不拔出煙袋，眼睛只是直瞪瞪地望着地面。

筆販子挨着他坐下，很關切地說：「你的事我都知道了。振作振作吧！愁有什麼用？遇到像你這類事的人，全冀東不知有多少，數也數不過來！……」

殷老大嘆口氣道：「我不是看不開，不過以後叫我靠什麼過呢！」

筆販子說：「照這樣下去，自然活不成！不過只要有這口氣在，總有辦法！你的耳目太窄，不像我做小生意，聽見的多。告訴你吧，於今河北山西，游擊隊到處起來了。別看日本人神氣活現，可是瘦驢拉硬屎，硬撐架子！」

股老大拿着烟袋，正要往嘴裡送，聽見這話，半路停在嘴唇邊上，加重語氣說：「要是這裡也有游擊隊，我一定幹，出這口悶氣！」

筆販子閃電似的瞟了劉先生一眼，用手一指塌鼻子，突然對股老大說：「游擊隊到處都是——不瞞你說，他就是一個！」

股老大確實吃了一驚，一會苦笑說：「別開玩笑啦！」

筆販子的黑臉閃着油光，變得異常認真地說：「誰開玩笑？不信你問問他！」

塌鼻子趕緊點點頭，興奮地插嘴說：「真的，我就是一個！你想，老大，誰也不是兒孫子，那能叫人騎到頸子上，還不回手？咱們村裡也不止我一個，便衣隊早就有十來個啦！」

股老大聽得呆了。這消息太奇突，他覺得像是夢，又像是個故事。他急切地想報仇，事到臨頭，却又有點遲疑。他記得去年冬天，有個叫王平陸的鐵路工人，組織游擊隊，帶着人打『倒流水』海關，沒打下來，本人倒不幸死了，於是垂下眼皮說：「能不能幹得好呢？」

筆販子忽的站起身，臉差不多俯到他的頭上道：「這回準有把握！告訴你說，不光灤縣，全冀東的便衣隊都組織起來……你聽說李運昌這個人麼？」

這人是黃浦軍官學校的學生，帶過隊伍，後來一直在冀東秘密地做革命工作。殷老
大雖然沒聽說過，心想必然是個要緊人物，正待詢問，筆販子早接着說：

『於今他是全冀東便衣隊的司令，正在暗地裡搞軍隊……你要有決心，這就是好機會！』

殷老大並不同答，只用眼睛緊望着筆販子的臉，好半天，才疑疑思思地問：『那麼說來，你是個什麼人呢？』

筆販子爽朗地笑道：『我叫盛光斗，還不是像你一樣，一個受欺壓的中國人！』

當天晚上，殷老大便加入村裡的便衣隊。他是犯過事的人，不能露頭，家裡不能
站腳，所以暫時就躲在廟裡避避風頭。他不大明白盛光斗和劉先生的來歷，久了，却看
出劉先生不過是利用小學教員這個方便地位，專門在百姓當中組織便衣隊；至於盛光斗
，準是天津一個什麼革命組織派來的人，化裝成筆販子，到處活動，也在做同樣的事。
開頭殷老大以為便衣隊是個險事，參加的人一定不多。誰知農民對敵人懷恨死了，背後
磨拳擦掌地，早就想動手。不過不幾天，人數就增到三十多。不過盛光斗等人特別小心，
只拉可靠的農民入夥，防備混進敵人的眼線，反倒壞事。冀東的槍本來多，一九三七年
事變後，莊稼人怕惹事，多半埋了。於今便衣隊員們又從土裡掘出傢伙，藏在不顯眼的
地方。差不多天天黑夜，他們偷偷地集合在天齊廟小學堂裡，闢殿廟門，聽劉先生替他
們低聲陰報，說些旁的地方游擊隊的消息。除了刮風下雨的晚上，劉先生還要從炕洞裡
拿出一架無線電，架起來，偷聽中國內地的新聞。這架機器很小，只能由一個人把耳機

套在頭上聽。農民都搶着要聽，可是一會就又摘下耳機，焦急自己聽不懂。末了，大家公推劉先生來收新聞，一邊記下來，再轉告他們。直到夜深，他們才散開，一個一個溜出廟門，悄悄地摸回家去。

一到白日，殷老大的心情就不寧貼。他不敢露面，整天躲在廟裡，悶得要死，悶急了，便站到廟牆後，探出頭去瞭望。地裡還是麥子，熟透了，莊稼人正忙着收割。黃籠籠的麥梢上，到處閃着莊稼人紫黑色的脊梁。路上飛揚着塵土，不斷有孩子們趕着大車，往家裡運麥子。遍地是車骨輪壓的印子，灣灣轉轉的，互相錯綜着。他禁不住想起自己的模樣，感到心痛。夜來三更多天，他曾經溜回家去。犁頭的奶奶一見他，便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起來，告訴他白面館把他那點殘缺不全的麥子地也沒收去，正僱人收成；趙海樓來過幾次，追問他的踪跡；犁頭叫人綁走後，一直沒有音信，不知押到那去了。媼用襖袖擦着又紅又爛的沙眼，最後歎落道：

『唉！唉！咱殷家算是叫人剝家滅門了！我前世造了什麼孽，於今活受罪！』

殷老大忍不住，對她洩露點便衣隊的事，老婆子却哭得更厲害說：『好，好，好，但願老天爺睜開眼，叫咱們窮人也翻翻身！』

盛光斗不常到村。他依舊裝扮成筆販子，在臨近一帶活動。舊曆五月底，他又來了。他把全村的便衣隊員招集到一起，十分嚴重地宣佈了這樣一樁事：

全冀東的便衣隊發展到三萬多人了。八路軍準備開關冀東，從山裡派來一個支隊，已經在半路上了。到的時候，各地的便衣隊要同時起義，接應軍隊。

這樁事激起隊員們很大的波動。多少天以來，他們便盼望着這個大翻身的日子。這日子終於到來！他們不再能安心做工，幾個人一遇到，立刻就扯臉擠到一起，小聲地談論這事。夜間的集會更頻，大家決定鬥爭的步驟是剃白面館，包圍鎮上的警防隊，然後再挖汽車路，破鐵道……

起義的日期規定是陽曆七月十二號，但這是個軍事秘密，便衣隊員不知道，這就不免引起他們的煩燥。

這天是陽曆七月八號。已經入了中伏，一清早晨，樹葉就文絲兒不動，知了乾燥燥地亂叫着，定準是個大熱天。田裡的高梁棵子已經長起來，不十分茂，可是影住村子，正是青紗帳起的時候。現今麥學已經放完，小學堂開了課，眼目太多，股老大藏到場鼻子的家裡。這天塌鼻子起早便趕着牲口到鎮上糶新麥子去了，因為嫌麥子吃起來費，想要糶出去，糶進一些粗糧吃。

早晨飯後，股老大搬一條板凳，坐在一棵山串柳下，背着人偷偷摸摸地擦槍。他脫光膀子，褲腿挽到膝蓋以上，兩腿夾着槍，拿一根槍探子插進槍筒裡，使力地一抽一拉，腦子裡可在做大夢，幻想暴動起來，他首先抓住趙海樓和日本浪人，吓得他們顫顫哆哆地告饒，他可決不饒他們！……隨後他想：要是年景太平，犁頭肯務正，小日子過得舒舒服服地多好！……而今鬧得家破人亡，走頭無路，真是死逼上梁山！……

四處都是知了叫，噪得要命。忽然間，什麼地方隱約地響起一下鬆散的沙音，透過知了的噪叫。他沒留意，可是緊接着又是一下。這回驚得他一跳，立刻停住手，側着頭

，留神地細聽。街上起了亂紛紛的脚步聲，有人大聲地問：『什麼地方槍響？』話還沒完，槍就接連着響起來了。

他有點心慌，以為或許今天就是起義的日子。他慌忙站起身，披上小褂，提着槍往外就走。街門却是迎着他砰地撞開，一頭驢馱着個口袋跑進來，場鼻子跟着出現，還用棍子緊打着驢屁股。這人敞着胸口，滿頭冒着大汗珠子，一見殷老大就喘噓噓地問：『你聽見槍響麼？』殷老大瞪着眼反問道：『到底怎麼回事？』

場鼻子氣急敗壞地說：『誰知道？反正不妙！我一到鎮上，就看見警防隊的滿街是，挨家挨戶地搜，鬧得集也荒了！我牽着牲口往回就走，緊趕慢趕，趕回村裡槍也就響啦！』

『劉先生說什麼沒有？』

『我沒見他，不知道。』

『快問問他去！』

殷老大說着便邁開腿，幾步跨到街上。場鼻子從後邊叫道：『慢一點，等我纔好驢！』一邊趕緊把牲口拴到槽頭，帶上街門，一溜小跑追上去。街上站着許多女人和小孩；也有剛從地裡跑回來的農民，戴着草帽，扛着鋤頭。殷老大的臉色繃緊，粗黑的鬚眉直豎起來，胸脯向前探着，對誰也不打招呼，急匆匆地趕着路，這更惹起那些人的驚異，眼睛直瞪着他，彷彿不認識他是誰。有人攔着他探聽消息，他只含糊地點着頭，一側身子走過去。

學堂裡提早放了學，孩子們三趕回家去。劉先生站在廟台上，反背着手，伸着蒼白的臉，正和幾個便衣隊員輕聲地說着話。他的臉色很沉靜，略略蹙着眉頭，似乎心裡盤算什麼。殷老大和場鼻子走來時，他一抬眼，不覺楞了楞，隨後帶着微笑責備說：

『殷大叔，你這是怎麼啦？大庭廣衆地就跑出來，還提着槍！』

殷老大低頭望了望自己，難爲情地笑出來，很懊悔地說：『糟糕，糟糕，我簡直急昏啦！不過這事也難怪我……平白無故地響起槍來，是不是幹起來啦？』

劉先生把他們引進廟裡，脚步輕輕地走在前邊，尋思着低聲說：『不，我想不會。不過事情太蹊蹺，槍怎麼還不停呢？』一邊心裡想道：『還不到日子啊！……要是改了日期，盛光斗必然會來告訴我。』

這時，槍不但不停，比先前更加稠密，聲音也更大了。田裡的農民都轉回來，又有許多便衣隊員跑來探聽消息。劉先生用手慢慢地撩一撩亂蓬蓬的長髮，又輕聲說：

『事情真蹊蹺，槍怎麼還不停呢？依我看，咱們頂好別聚在一起，叫人疑心……聽說警防隊正在鎮上查戶口，說不定會到村裡來，也該防備防備。誰肯跑一趟，出去探探消息？剩下的人先回家去，把槍收拾好，說聲有事，就打鑼集合，都到這裡取齊。』

場鼻子拍一拍胸膛，自願充當探子，冒着大毒日頭走了。其他的農民也散走，有人還送來一面鑼。廟裡只剩殷老大和劉先生兩個人。殷老大把槍塞到正殿的神龕裡，側着頭聽了一會槍，又到廟門口張望一會，確實有些心焦不耐煩，便像和誰賭氣似的想：管他媽的什麼事，歇一會再講！就走進大殿，用小褂撲打撲打供桌上的灰塵，脫下鞋做枕

頭，躺到供桌上。

劉先生也不像平日那樣安穩。他背着手，低着頭，在廟簷底下走來走去，走幾趟就

停住腳，向遠處聽一聽；有時抬起頭，遇見殷老大的眼睛，便隨意笑一笑，打個招呼。

人在等待什麼的時候，時間便爬得像蝸牛一樣慢。他們熬了老半天，才到半頭晌，

等急了，心裡恨起來，忍不住的高聲罵道：『這傢伙，
響聲越來越密了，原先只在一個方向，於今却從好幾面響
爆裂的聲音。

次，他的神色特別緊張，豎着耳朵，蹙着眉頭，一面聽一
麼？』

一種轟隆轟隆的聲音震動着地面，越來越近。他急忙蹬上
面上，全神貫注地細聽一下，突然跳起身，朝外便跑說：

的飛塵，衝着太陽閃出一片金光，像是狂風吹起的塵頭，滾
顯出一大串日本馬隊，趴着蹣子飛跑，馬上的騎兵斜背着短
揮身帶着殺氣。

兩鄉。小學堂是敵人注意的目標，一定會來搜查。劉先生藏
先燬壞，消滅痕跡。他把殷老大的褲子一扯，急忙縮進廟
然後快步走回屋子，從炕簾底下拉出一大抱報紙和旁的油印
根火柴點着。可是這疊紙張壓的大結實，火苗沿着紙邊燒

一根火柴，但是太使力氣，沒劃着，倒斷了。

兩聲音。……

用牙齒咬着下唇，對殷老大擺擺手，意思叫他別響。他抓面，這才把紙點着，很旺地燒起來。敲門聲第二次響起來了。隨着隱子對殷老大道：『就說你是我的做飯的！』然後定一走去。廟門外的人有些焦急，敲得更重，還壓着壓子叫：『隱音很熟，正是他急切等待的人。他胸口掛的石頭一下子掉一個矮胖的身影便像旋風似的跨進來，手裡還提個包籠的藍

渾身冒着汗，熱得烤人，開口就說：『壞事嘞，壞事啦！

促地問：『怎麼壞事啦？』

一面說：『司令部出了內奸，把起義的事告訴鬼子——今得沒法，李司令帶着人倉倉促促幹起來，四處都接不上消還沒動，老百姓倒先隨着幹起來，東一股，西一股，鬧些兵，還要彈壓……剛才還有一群騎兵從村裡跑過去，不知開到那

去？』

殷老大聽見說話，早從屋裡鑽出來，迎著頭叫：『原來是你呀！』

盛光斗却閃着小眼，朝他一揚右手的食指說：『噯，老大，快去招集人，咱們也得

馬上動手！」

殷老大早就恨不得這一聲號令。他答應一聲，回到屋裡抓起鑼，又跳進神龕拿出槍，摺到肩上，沒出廟門便敲起鑼。他順着街往下跑，銅鑼鏗鏘地緊響，震動了全村，他的喊叫也四處張揚着：

『大廟裡取齊——殺鬼子啦！大廟裡取齊——殺鬼子啦！……』

隨着鑼聲和喊聲，人從每家門口湧出來，一窠蜂似的擁到街上，叫着，嚷着，笑着，罵着……無數條喉嚨扭到一起，辨不出誰是誰的語音，只聽見亂紛紛的一片，好像渤海灣正在漲潮。男人驀然又爭着搶回家去，一轉眼又搶出來，手裡揚着鋤，鏟，鏢刀，斧頭，以及陳舊的破『搜手』（槍名）。……殷老大像個瘋子，緊跑，緊喊，緊敲着鑼，從村頭到村尾，村尾到村頭，第三趟跑過街時，靚面碰見塌鼻子。這傢伙赤膊着膀子，小樹裡沈甸甸地包些什麼東西，攢在左肩膀後，冒冒失失地用拐肘推着人，朝前亂撞。

殷老大直對着他嚷：『他媽的，你跑到那去啦？才回來！』

塌鼻子滿臉都是得意的神氣，比比劃劃地大聲道：『我跑出十五六里地，逢到一羣人砸白面館，跟去撿了一批洋撈！』說着就把右手反到背後，拍了拍那包東西。

殷老大並不會細聽他的話。人聲太雜，他聽不清，也顧不到聽，又敲着鑼向前跑了。趕到他轉回天齊廟，廟前已經黑壓壓地集合了幾百個莊稼人。這裡邊有便衣隊，更多的是臨時暴動起來的農民。這些農民像是烈性的炸彈，輕輕一觸，立時都爆發了。

盛光斗站在廟門口的石獅子上，黝黑的圓臉閃着油光，辨不出他的鼻子和嘴，只見兩隻閃閃的小眼，像是黑夜的星光。他靈敏地揮着拳頭，大聲地叫着，可是股老大距離太遠，捉不到他的話意。太陽差不多移到當頭，像是一團火，直射下來；幾百條漢子擠在太陽底下，肩膀擦着肩膀，氣接着氣，熱得也像一團火。他們搖擺着各色各樣的傢伙，不停地噪嚷，最後鬧嚷嚷地四處叫道：

「剿白面館去！打警防隊去！……」

就在這陣喊叫聲裡，盛光斗霍地跳下石獅子，沒入人羣當中。立刻，一根大竹竿子從他隱沒的地方豎起來，上面綁着一大幅青天白日旗，火雲似的搖擺在半空。大旗挪動了，人也嚷叫着挨擠起來。股老大壓在後尾。他知道盛光斗和劉先生都在前面，想要擠上去，可是人們就像膠在一起，怎樣也擠不開一條縫。大旗轉到外圍，飛似的向前飄動，人們也放開脚步，一陣颯風似的捲向前去。股老大夾在人羣當中，沒有思慮，忘記自己是誰，只望着眼前那面大旗，狂熱地向前奔跑。……

霜 夜

十月的天氣，又是後半夜，冷得刺骨。馮卯子躺在炕上，凍得發抖，再加上心裡有事，一直就沒有闔眼。自從叫敵人抓住那一刻起，他無時無刻不想逃跑。他並不怕死，只是萬一他死了，更多的同志便會受到敵人的計算，那能不焦急！

夜靜當中，他聽見監房門外的哨兵不停地走動，還常躁躁腳，大約凍的腳冷。他仗着人熱地熱，又能隨機應變，兩年以來，常常在據點裡穿來穿去，探聽消息，向來沒鬧什麼差錯。日子久了，難免有點輕敵。今天傍晚，他探聽到敵人新從石家莊調來一部份兵力，還四處抓民伕，要牲口，準備來一次『掃蕩』，於是急急匆匆地走出城，連夜要趕回部隊去送信。他走出二里地，風颳得緊起來，恰巧來到一座熟悉的村莊，便想到金大娘小舖裡喝幾兩酒，暖暖氣，然後趕路。

金大娘的小舖坐落在村邊上，離村口約摸五六丈遠。馮卯子來來往往，有時打她家經過，從話味裡，聽出她對敵人很氣憤。她住在敵佔區，眼睛看的，耳朵聽的，甚至於親身受的，那一樣不是敵人的骯髒氣，心裡自然就生氣。馮卯子摸着她的心情，一遭兩遭，便和地拉上關係，把她家變成個可靠的隱蔽地方。金大娘每次見到他，就像見到親人一樣歡喜，總盼望八路軍早一天趕走敵人，讓她就能過幾天好日子。這時，屋裡漆黑了，還沒掌燈。金大娘盤着腿坐在灶前，正在燻飯，火光映紅她那張像是發腫的大臉。

。五十多歲的人了，頭髮梳得又光又亮，渾身上下，還是修飾得頭緊腳緊。

馮卯子一進門，就搓着手說：『啊，好冷的天！怎麼還不點燈？』

金大娘也沒留心是誰，順口答道：『燈在小炕桌上，你點着吧。』

可是一抬頭，她看見棉紵油燈前顯出馮卯子的面影，高鼻梁骨，細眼睛，不覺一楞緊接着悄聲說道：『啊，是你呀！你從那來？，要喝水我拿鑊子給你燙？』

馮卯子跳上炕，摘下帽子搔搔那一頭又長又厚的分髮，笑着說道：『不喝水——喝酒！給我燙四兩。』

金大娘打滿一小壺酒，又坐到灶下，把酒壺放到灶門裡燙着，一邊用火棍攪着火，一邊悄悄說道：『不是我趕你，喝完酒，就快走吧！城裡那些治安軍新近搬到城外一座新營盤裡，從這就能望見，三日兩頭來鬧……我這裡更成他們的站脚地了，一來就胡說八道，滿嘴下三濫……』

酒燙熱了，她替他放到小炕桌上，又從一個玻璃罐裡抓給他一把花生米，算是酒菜。煮熱飯，她掃乾淨地，拍拍衣裳，又摸摸縮頭的銅簪子，這才歪着身子坐到炕沿上，咕嚕咕嚕地抽了一陣水烟，然後噴出一口白烟，嘆着氣說：『嗟，這年月，真够熬的！一天賣不幾個錢，那些死治安軍可常來白吃白喝，一點不稱心，還變臉罵人！日子緊的沒辦法，前幾天俺妞子到城裡一家飯館當女招待，好歹賺幾個錢，湊付着過。……』

說話的當兒，就聽見外邊有人推開大門，又插上門。一會，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跨進房子，拿手巾撫着臉，哭着跑進裡間去。她的身材瘦伶伶的，穿着一身粉紅色的旗袍

，散出一股噴鼻子的酒氣。

馮卯子認得這是姪子。糟的生身父死了沒幾個月，金大娘沒有吃的，逼得脫去渾身熱孝，帶着媿嫁給這家小舖的掌櫃的，過了十幾年，掌櫃的又死了，撇下媳們娘倆，支撐着過。金大娘疼女兒，可是有時心不順，又會拿女兒煞氣。她把水烟袋朝炕桌上一頓，扭着腰住裡屋走去，一面高聲問道：「你哭的什麼？也不說清楚，一進門就哭，哭死我就遂心了！」

馮卯子在敵人眼睛底下串慣了，有人動動眉毛也要留心對方的動靜。他不再喝酒，偏着頭，只聽見金大娘再三地問，姪子才哭着數落道：「我再也不到飯館去了！一遇見那些死鬼，不是捏，就是挖！今天後晌來了三個日本人，喝醉了，硬逼着人家脫光衣裳跳秧歌舞！我不脫，就拿酒往我身上潑，還把桌子倒掀，惹得掌櫃的罵我不會招待！」好半晌，只聽見金大娘嘆口氣說：「你到底年輕，一點冤屈都受不了！……像你媽媽這大年紀，受的氣三天三夜也說不完！都怪咱們沒好命，要是你爹爹活着，那能叫你清清白白的賣花女，受這個搓弄！……」

不知誰在大門外叫門，聲音挺兇。金大娘丟下女兒跑出來，眼睛直盯着馮卯子，一聽出這是僞軍的聲音，大臉一下子變得煞白。

馮卯子咬着下唇，眼睛一時變得雪亮。他對金大娘擺擺手，把壺裡的剩酒倒進酒盅，一仰脖子喝乾，然後拔出槍，板開機頭，小聲吩咐金大娘幾句話，先溜到院子去。

大門外叫得更急。金大娘把小炕桌收拾乾淨，理理鬢髮，讓氣喘得勻些，才一邊往

外走，一邊高聲笑道：「追命鬼，連我上茅廁也不叫安生！天這麼晚，你們打那來的？」

她嚷着院子黑，看不見路；來到門邊，又假裝找不到門，摸索好久才打開門。幾個治安軍一窩蜂似的擁進來，叫着要吃燒餅。金大娘嬉笑裡可有說有笑，盡是好話。他讓

他們到屋裡暖手腳，却不再關上大門，心想馮卯子一定觀空溜到街上跑了。

但是，過了一會，街上忽然響了一槍，吵鬧起來。原來馮卯子剛一出門，不巧和另外幾個僞軍碰個對頭，倉促打了一槍，擦倒個僞軍，自己也叫人抓住了。他被囚的地方便是敵人的那座新營盤，離金大娘的莊子不過一里多路。他懊悔自己太大意，心裡更焦急，生怕敵人明天就「掃蕩」，自己的部隊沒有準備，會吃個大虧。他一定要想法當夜逃走。

不知什麼地方驢叫：快半夜了。他反綁着的兩手，先得掙開。可是敵人故意做着監房的門，又在鍋台上點着技蠟燭，只要一不小心，門外的哨兵就會發覺。繩子綁的並不牢。他慢慢地掙，不上半頓飯工夫，就掙開了。

哨兵仍然不停走來走去，大約很困，時常懶聲懶氣地打着呵欠，馮卯子稍微抬起頭，剛想望望，哨兵的脚步突然衝着他的耳朵響過來，越過門口，隨即聽見隔壁房間的門吱吱呀呀響了幾下，那個哨兵沙聲叫道：「喂，伙計，該你換班了。」

另一個人半睡半醒，含糊的答應着。先前那個哨兵便催促道：「快起來啊，我可要睡啦！」

第二個人就又唔唔他答應幾聲，可是並不聽見他起來。馮卯子翻個身，肚皮朝下趴

在炕上，伸手從鍋台上拿起個碗，從鍋裡舀了半碗水，慢慢地喝，尋思外邊要是有人，一定要跳進來罵他一頓。可是沒有。他的心定了，把碗朝蠟燭上一扣，滅了火，輕手輕脚爬下炕，摸到門邊，探出頭去望了望，院裡果然不見哨兵。

他知道營門口有個崗，不好通過，非得跳牆。可是牆有一丈多高，上邊齊嶄嶄的插着碎玻璃，那能爬上？他的眼尖，望見牆邊有棵樹，便躡手躡腳溜過去。用舌頭舐了舐兩隻手掌，又對搓一陣，輕輕的往樹上爬。他怕弄出聲響，偏偏就爬得沙沙地響。快到樹枝桠時，營門口的哨兵就發覺了，遠遠喝道：「誰」？

他急了，三把兩把爬上去，把樹震得亂搖起來。哨兵連問兩聲，朝着黑影開了一槍，大步跑過來。他覺得左膀一陣子滾熱，手一軟，差一點墜下樹來。他趕緊抓住樹枝，咬緊牙，身子一彎，撲上牆頭，轉眼間跳到牆外去。

他的雙手叫碎玻璃刺得稀爛，火辣辣，可並不覺得痛。他要逃命，更要保全許多同志的性命，也不顧着正道，只管穿過田野，朝着自己部隊的方向亂跑。在他背後，一些治安軍亮着電筒，分幾路追趕上來，一邊鬧嚷嚷的大吵大叫。地面一腳高一腳低，夜又黑，他跌跌撞撞地跑了一段路，腿發軟了。他的左膀傷了動脈，血像泉水似的往外湧，流完了他的氣力。他的身子軟綿綿的好像沒了骨頭，簡直抬不起脚步。背後吵叫的人越來越近，一道電光衝着他照過來。他要找地方躲躲，抬頭望見眼前就是座黑黢黢的村莊；十分熟悉，急切間顧不得許多，便鼓足僅剩的一點氣力，奔到村邊一家熟悉的房子前，死命的爬上牆、頭可一陣昏暈，撲咚地摔下去了。

昏昏沉沉中，他覺得有人拖他，抬他，又脫他的棉襖。他使盡全身氣力，想要抵擋，却只能睜開兩隻失神的細眼。金大娘和他的女兒出現在他的眼前。

鈕子站在炕前，拿着燈，一張瓜子臉又蒼白，又嚴肅，像是掛着一層霜。她的短髮很亂，粉紅色的旗袍只扣上夾肘窩下的鈕扣，看神氣是剛從睡夢裡爬起來。金大娘前身繫了條沾滿白麵的圍裙，跪在馮卯子旁邊，正拿刀瘡藥替他擦傷口。看見他睜開眼，她鬆口氣道：『阿彌陀佛，你可醒了！我只道你還不過來嘯！』

繆一面替他綁傷，一面不住嘴的嘮叨說：『老天爺，你這是怎麼嘍！我正在家裡帶夜子打燒餅，聽見院裡撲咚一聲，還當那個沒長眼的小賊來偷我，想用趕麵棍打他出去，不想倒是昏昏在地上！……』

好幾個偽軍在村口亂叫，聲音一會近，一會遠。全村的狗都咬起來，不知那棵樹上的老鴉受了驚，呱呱地叫着飛過金大娘的屋頂。金大娘吃驚地雲着眼，像是流星，一時說不出話。

馮卯子抬起頭，吃力的說：『不行，我還得跑！……他們會來搜我的！……』

金大娘連忙按住他的胸脯，打定主意說：『你往那跑？外面大呼小叫地，正在找人，你出去送死不成！來搜再講，我不能眼睜睜見死不救！……像你這樣年紀，出生入死，還不是爲的咱們？我活了半輩子，還怕什麼死？有我就有你，放心好了！』

馮卯子推開她的手，焦急的說：『你不知道！你死我死都是小事，我有要緊的情報要報告上級！』

金大娘見他這樣倔強，便沈着臉，心裡又生氣，又感動。姪子一直不聲不響地站在旁邊，這時放下油燈，輕聲問道：「你們上級離這多遠？」

馮卯子已經支撐着坐起身，穿着衣服，含混地答：「不遠——最多不過四十里地。」

「。」

金大娘忍不住埋怨道：「四十里地還說不遠，我看你怎麼跑的到？就是天大的事，派個人去不是一樣？」

馮卯子勉強笑着搖搖頭。他的傷口痛得徹骨，兩手刺進許多碎玻璃，這時也痛得燒心。他忍着痛站到地上，才走了幾步，不禁脫口叫了一響，沈重地跌倒，再也不能動彈了。……

幾個治安軍的吵嚷聲又隱隱地可以聽見，惹得狗咬的更急。剛才在路上，他們亮着電筒，隱隱約約地望見個人影在跑，便加快脚步追上來。進村後却不見了。他們追出村，跑了一段路，不見影子，料定躲在村裡，便轉回頭，分散開搜索。

一個偽軍轉灣抹角，搜索好半天，來到大娘的房前，隔着矮牆窺見房裡還點着燈，紙窗幌着個又大又黑的人影，心裡犯起疑惑來。他翻過矮牆，輕手輕腳走到窗下，閉上一隻眼，從窗孔一望，不覺高興地叫：「老物件，你做什麼？」一面踢開門，像陣風似的闖進去。

屋裡就金大娘一個人。她正拿着鐵夾子，坐在烤爐前烤燒餅，聽見人聲，嚇得掉轉身，用手掩着心窩，一會才指着那個熟悉的偽軍笑罵道：「死鬼，你怎麼不學學好，半

夜三更來捉弄人！看你凍的那個鬼樣子，快過來烤烤火吧！這有新出爐的燒餅，又熱又香，要吃就拿着吃，不用不好意思！」

僞軍是個矮漢子，鬢門可高，進來正想吃東西，抓起燒餅就吞。金大娘從眼梢瞞着裡間屋子，站起身，拍拍自己坐的凳子，又笑道：「坐着吃吧，這裡坐着暖和——看你的鼻子尖，都凍紅啦！大冷天，不在家裡睡覺，跑出來幹什麼？」

僞軍坐下抱怨道：「沒有差事，誰願意出來受凍！村裡剛跑進個土匪，你看沒看見？」

金大娘接着鬢角，尖着鬢子說：「曖喲喲，聽你問的多怪！我坐在家裡，聽見外邊狗又咬，人又叫，吓的房門都不敢出，怎麼會看見？別看傍黑在我家裡抓了個土匪，就當我這是賊窩！我早對那些老總說了，一個開小舖的，家裡人來人往，那能保險沒壞人來買東西……」

僞軍搖着手，咽下一口燒餅笑道：「得啦，得啦，別囉嗦了！誰不知道你是好人……不過說不定土匪會溜進來，躲在什麼地方，連你都不知道，我就是爲的這個才進來看。」

他把剩下的一口燒餅填進嘴裡，站起身，屋裡屋外搜了一遍，末後一直往屋裡闖去。金大娘一把拉住他笑道：「你往那瞎撞啊？」

僞軍瞪着眼問：「你怎麼虛怯怯的，難道家裡真窩藏着土匪？」

金大娘的臉色一變，急忙陪着笑說：「我的老天爺，可別這麼說，你還叫我活不叫

我活啦！……是姪子睡在裡邊……她不大精神，翻騰半夜，這會子剛安生……我求你修修好，別進去騰啦！」

僞軍越發疑心，楞着眼說：「我偏要騰！……」

金大娘的臉一冷，應聲說道：「好，你騰，你騰！」一面舉着燈，一下子撩起門簾。除了姪子，裡屋再沒有第二個人。她臉朝着牆壁睡在炕上，頭上包着一條羊肚子手巾，前額的亂髮遮住眉眼，齊眉搭着一床舊棉被，被頭露出那身粉紅色棉襖袍的高領。地上空落落放着幾口缸，蓋着篋子。僞軍挨着個揭開看了看，又滿屋掃了幾眼，搭訕着說：「這事你別不高興，可不能怪我……俗語說：吃誰的飯，做誰的事——人家叫搜，我那敢不搜！」

金大娘聽了，小聲笑道：「我的老天爺，這是公事，誰敢見怪！走吧，咱們到外屋說話去，別吵醒她，又哼哼好半天……」就指指姪子，又拉拉僞軍的袖口。

僞軍走到外間，又往腰裡揣了幾個燒餅，也不給錢，往外就走。金大娘點亮一根麻糰，把僞軍送到大門口，關上門，聽聽脚步遠了，才呸了一口，忙叨叨地轉回屋子，拿脚踏滅麻糰，擎着燈走進裡屋。她盤着腿坐上炕，鬆了口氣，用手捏着脚尖，悄悄對着炕頭說：

「可急壞我啦！我胸口的一塊大石頭這才落下去了！……你這歇覺的怎麼？……我真恥心那個王八羔子會來動你！」

姪子吃力的翻過身來，慢慢地撩開臉上披散的亂髮，露出一個高鼻子，兩隻細眼——

「這不算是姪子，却是馮卯子。」

他望着金大娘，微微一笑，壓着喉嚨說：『我這條命……都是你給的！』

金大娘把臉一掉，又轉過來說：『這算什麼！救人就是救自己，還分什麼你呀我呀的！只知道姪子這時候怎麼樣啦？』

這時，在一條往八路軍防地去的夜路上，姪子披着媽媽的羊皮襖，冒着風霜，正在孤零零地趕路。她帶着馮卯子的緊急情報，溜出村莊，連夜代替他去送信。夜色像是一片汪洋大海，黑漆漆的沒有邊岸，但總毫不畏怯，堅定地邁着脚步。霜落得更重了，天空好像罩着一層紗，每顆星星又冷又亮，就像是霜花結成的。……

麥子黃時

我來到河北平原上不過三兩個月，想拿出自己的一點能力，參加對敵偽的文化戰，可是水土不服，一來便鬧腳氣，行軍十分累贅，到頭只好換上便衣，脫離隊伍，一個人潛伏到狗剝哥的家裡。

狗剝哥是個很可靠的關係，又是村裡基幹自衛隊的中隊長，不上幾天，我們便處得挺投機，彷彿是一家人。實際上，我一來就和他約好，假裝是他的遠房兄弟，從小在外邊做生意，於今家裏沒什錢人，住在他家裡養病。

他的老婆狗剝嫂可不容易應付，這個女人時常抱着她的小閨女莫妮，直梗梗的豎着長脖子，顛動着小頭，像個螳螂似的倚在我的門框上，對我抱怨說她家人手少，忙不過來，明天一定要抽空做點好東西我吃。她的嘴儘管乖，可老給我窩窩頭階，有時倒背着烙小米麵餅，躲在房裡偷吃。逢到這種時候，狗剝哥便不管老婆的囑咐，端出幾張塞給我。

呆着不常走動，我的濕氣慢慢的見輕，天天沒事，可以幫忙狗剝哥做點莊稼營生。

正是栽山藥的時候。旁的不會，我還可以拿鐵鍬幫他們挖坑，狗剩嫂便在後頭栽秧子。真妮坐在地邊上，總是哭，惹得狗剩嫂抱怨自己沒好命，嫁個莊稼漢，一年到頭地受苦。

我往前挖着地，頭也不抬地說：『你這話可不對，婁是誰都不種地，軍隊不早餓死嘍，還抗什麼日？於今咱們的口號就是：一邊生產，一邊戰鬥。……』

她可不肯服輸，搶着說道：『是倒是，不過總沒出息，你看真妮他爹，起早爬晚地像頭牛，到頭能撈到點什麼？』

狗剩哥倒真壯得像頭牛，寬肩膀，高胸脯，那張方臉黑裡透紫，渾身的筋肉一稜一稜的突起，滿是力氣。自衛隊上操，有時練習舉石鎖，他能單手擎着鎖子，一口氣連舉十幾下，末後一撒手，拋出七八步遠，把場地打個大窟窿。誰要激他一句，說這不算本事，他會兩手叉着腰，認真地叫道：『來吧，不服咱們賽賽，看誰的本事大。』

這當兒，他正從井邊挑來一担水，挨着次序用水澆新栽的秧子，嘴裡還唱着相思調。聽見老婆講他，就抬起頭大聲問：『你又瞎瞞咕我什麼？』

狗剩嫂也提高嗓子答應道：『我說你沒出息！成天價莊稼活做不完，還得給軍隊支差……』

狗剩哥不耐煩地攔住她說：『聽你這個山燕子嘴，就會瞎噉噉！軍隊不來，咱們腳底下會有這幾畝地？』接着怪高興地對我說：『在先咱不過是個窮光蛋，靠着替人家做長工，對付着過。軍隊一到，合理負擔行起來，有錢人地多，怕負擔大，就不管地價大

小，有要的就賣。我就是那時候，東挪西借，湊合點錢，買進十幾畝便宜地，日子才算翻了個過！」

遠處有三個穿軍衣的人，急匆匆地朝村子趕來，狗剩哥臉色一下子變得很正經地望着，直待走近，才辨出是自己軍隊上的人。他搖搖頭說：

「你不知道，年年麥子黃的時候，鬼子就要出來掃蕩，糟踏莊稼。這幾天聽說又不安生，不能不小心……黑夜睡覺，也得警醒點。」

二

這天晚上，果然就鬧出事來。

不過這一夜却是場虛驚。我們躲在麥子地裡，後半夜就得到信，知道到的是八路軍。他們還給帶來消息，說是據點的敵人隨時都有小股出動的模樣。第二天，村裡人即刻便動手準備反掃蕩。他們把要緊物件收拾一起，接着又做乾糧，堅壁東西，吃的糧食平常早就埋藏好，不用臨時費事。白天，自衛隊放哨，直放到據點附近，敵人一出動，消息便從一村傳一村，風快地全知道了。最怕的是黑夜。自衛隊儘管也放哨，敵人有時會抄小路，人不知鬼不覺地圍起村子來，把百姓全堵在家裡。所以情況一緊，農民多半抱着被褥，睡到野地裡，不敢在家裡過夜。

這一夜可不同。村裡駐着軍隊，情況再緊也敢脫衣服睡覺。可是，我覺得好像剛闔上眼，狗剩哥就用手使力觸我的肋巴骨，把我弄醒。

攢着鬚門說：

天已經大亮，他的頭上包着毛巾，腰裡插着兩顆手榴彈，神色很緊，不等我問，便

「別睡啦，敵人出來了，聽說有四五十個，天不亮就撲到東邊大王莊，打算包圍區公所，不想撲了個空，於今正在那裡吃早飯，說不定會朝這個方向來。」

我一骨碌爬起身問：「咱們的隊伍呢？」

狗剩嫂在院裡接嘴道：「還問呢？早不知什麼時候走了！」

這時街上很亂，大王莊離這不上十三里地，風聲確實緊。狗剩哥催我跟婦女兒童先離村，但我不肯，決計隨着自衛隊一起活動。這兩天心情緊，我的腳一跑一顛早忘記痛了。

狗剩嫂心焦，想尋事，只是罵臭嫗纏磨她。頭口已經備好，我和他男人七手八腳地搭上被褥，掛上大包包，小包包，讓嫗和隔壁鄰家打個伴，先躲出去。接着，狗剩哥前前後後看了一遍，鑽上房門，叫我等在街門口，他自己却從裡邊闖上大門，在門後鬼鬼祟祟地就攔好半天，不知鬧的什麼玄虛，半晌，他的四方臉忽然從屋頂露出來。轉眼間，他早從屋頂跳到牆頭，又跳到街上了。

他緊一緊褲腰帶，張開大嘴笑道：「我給鬼子留下個荷包蛋，運氣好，叫他嚐嚐滋味！」

他腰裡只剩了一個手榴彈。

村裡空洞洞的，人差不多快要跑光。轉一個灣，迎着我們快步走來五六個人，抬着

兩筐子什麼東西，臨到近前，我才看清楚是幾個洋油筒，裡面滿裝火藥。

狗剩哥衝着他們問：『埋地雷麼？埋好快到村西頭集合！』

等我們趕到村西頭，那邊已經有些年輕力壯的民兵停在道溝口，又着腰，抱着胳膊，彷彿等待什麼似的。順着一人多深的道溝，還有許多落後的人挑着行李，提着包袱。倉惶惶地尋找避難的地方。

狗剩哥坐在一棵大楊樹下，解下後腰纏的一個包袱，打開來，拿出兩張餅，遞一張給我，自己大口咬着另一張道：『你慣說一邊生產，一邊戰鬥……前天咱們還在地裏，今天就上戰場了！』

III

敵人停在大王莊，直到傍晚，出探的自衛隊才跑回來報信說，敵人又動了，恰巧是朝這個方向來，當頭還有馬隊，攪的煙塵很大。這時我才跟着自衛隊離開村邊，沿着道溝往遠退。我們不確切知道敵情，先前聽見過幾聲冷槍，又聽見一下爆炸的聲音，還能辨別敵人的去向，好半天以來，就摸不清敵人的腳蹤了。

一個長着扇風耳朵的漢子停下來，不知是對誰發脾氣，又急又慌地說：『咱們這樣亂跑算什麼？要是和鬼子走個碰頭，豈不是白送死！』

狗剩哥鼓起兩隻金魚眼，擰着袖子說：『只要咱們有幾桿槍，非打打不可！單靠幾顆手榴彈，總不成器！』

走在溝沿上的人望着遠處，忽然間大驚小怪地叫：『哎呀，那不是大王莊麼？轉來

轉去，咱們倒轉到鬼子的屁股後面來了！」

前邊幾里路遠，正是這個村。

溝沿上留着一長串馬蹄子和牛皮靴子印，莊稼踩得東倒西歪。敵人還明明走過這條道。我們大家正在亂着，路旁坐的一個乾巴老頭嘆口粗氣道：

「這回大王莊可禍害苦啦！東西砸的稀爛，十來匹大洋馬放到地裏，由着意吃麥穗；吃了不算，末尾還叫馬拉着碾子滿地跑，麥子都給壓倒，還有個活！」

不知誰吃驚的叫：「點房子了！」

我順着他的手指，望見西南上冒起一小股黑烟，升得挺直。依着方向和地位，恐怕就是我們那個村。民兵全瞪着眼，直盯着前方，他們都在耽心自己的家。一時沉着氣，七嘴八舌地吵着要回去看看。一個長着扇風耳朵的漢子，耽心敵人沒走，當場就有人回駁道：「一定走了！不走不會放火——這還不是老規矩！」

派去偵察的人證明這個估計不錯：村裡不見敵人了。這時，我隨大家走得離村只有三四里地，聽到這個信，全場哄的一聲都想跑到前頭去。

狗剩哥張開兩條粗胳膊攔住路，吵架似的嚷道：「村邊埋的地雷，不要亂跑！」

俱由埋雷的自衛隊領在前頭。一進村，大家先朝起火的地方跑去。滿街都是烟，還雜着焦糊的氣味。火燒到房屋的大樑，黑烟沈下去，冒起白烟，一閃眼的光景，火苗忽地跳起來，燒的更猛。

扇風耳朵的漢子看見火，急得打了幾個轉身，癱到地上，兩手拍着膝蓋，女人似的

噙着苦臉叫：「哎呀，我的家這不完了！」

他的街門大開着，一扇門橫跌在過道當中，牆壁飛落大片的灰泥，散得滿地全是。狗剩哥衝着烟火跑到門前，高聲叫道：

「來看哪，這裡定准炸死鬼子了！嚇，還有血呢！」

門口果真有幾灘血，變成紫色。

「操他祖宗，真是找死！門後掛的炸彈，誰叫他硬推門！」

「這才叫鬼門關，憑你是小鬼，也過不去！」

火勢更兇，忽忽的，帶着風聲，看着連累到鄰家的房子。誰嚷着救火。人們這才從興奮中醒過來，趕緊散開，各自跑回家去拿水桶。

狗剩哥的街門關得嚴嚴的，像我們走時一樣。看神氣，他有點失望，瞧着我笑罵道：「媽拉個皮，鬼子還挑肥檢瘦的，倒不肯嚐我的荷包蛋！」

他必得先進家，摘下大門後掛的手榴彈，才敢開門，便叫我蹲在牆根底下，他自己用腳踏着我的肩膀，一彎身，翻上牆頭。他直起腰，剛要往房頂上爬，紫黑色的方臉一下子變得蒼白，岔了噤音叫：

「快跑，敵人又進村了！」

說着急忙跳下牆頭，領着我放開大步就跑。村頭響了槍；人亂了，死命地四處逃走。在這一霎眼間，我明白大家掉進敵人的圈套……敵人吃了民兵的虧，沒處洩氣，特意點起火，退到村外，等到把人騙回，又突然撲上來。

人聲更亂，槍也更緊，看得見騎兵捲起的灰塵。我們不敢走正路，專揀着小巷往野地跑，可是將到村邊，對面巷口忽然出現一個日本兵。就在這一閃眼的工夫，我清清楚楚看見他的左頰有條傷疤，嘴臉歪扭得不像樣子。他吼了一聲，像是隻豹子，挺着刺刀朝我們直衝過來。我們只有倒轉身跑。他離我們最多不過四十幾步，皮靴的響聲震着我的耳朵。狗剝哥手粗足壯，跑得快，但他顧到我。我累得喘不過氣，鬍子眼好像在噴火，腿肚子越來越酸軟。皮靴的響聲更逼近，連日本兵喘氣的聲音也彷彿聽得見了。

狗剝哥拔着腰裡揀的手榴彈，一邊跑一邊急促地道：「頭前跑……不要等我！」他的脚步一慢，落到後邊。我只覺得耳旁起了一陣涼風，掉過頭看時，手榴彈早從他手裡颯地飛出去，朝着日本兵打去，直落到對方的腳跟前。

但這是個臭炸彈竟沒炸。

日本兵驚叫一聲，一步跳過去，追的更緊，嘴裡還不知惡毒地咒罵什麼。我看見狗剝哥失敗了，心裡更慌，咬着牙向前繼續跑，儘管知道跑不脫。可是奇怪，後邊的脚步聲反而越來越小，變得遠了。

原來狗剝哥早撇開我，引着日本兵朝另外一個方向跑去。……

四

直到傍晚，我才拐着脚回到村裡。敵人早撤走了，百姓陸陸續續地回來，火燒了三個院子，剛撲滅，街上灑滿水，濕灰還熱得烤人。

後面倒着一個死屍，左半身子叫馬刀從肩膀那裡斜劈開，傷口一尺多長，心肺都露出來，顏色紅紅綠綠的，看了叫人心顫。

我想起今天的遭遇，實在多虧狗剩哥，才拾了一條命。整整這一下晌，我在麥子地裡。狗剩哥的形象一直蟠踞在我的腦子裡，到後來更加顯明；方臉，粗眉，大眼，寬肩膀，高胸脯——不過不像平常人，却變得又高又大，像是根鐵柱了；頭頂着天，腳踏着地，不讓天倒塌下來。只不知道他於今怎樣了？

他的大腿受了傷，十幾里外一個村莊派人用門板把他抬回來。我問他受傷的經過時，一個抬担架的漢子歇在外間喝開水，插嘴說道：

『可嚇死人噠！我正在村頭放哨，就見一個人沒命的跑來，還當是漢奸呢！臨到跟前，才看見他滿身是血！問他是做什麼的，他張巴張巴嘴，好一會說不出話，末了倒從嘴裡吐出一根手指頭！』

狗剩哥躺在枕頭上搖搖頭，難為情地笑着，好像認為這事不體面。但他仍然解釋道：『我不明白自己怎麼會昏到那樣子！……你記得那個日本兵麼？我只想叫他踏翻了地雷，領着他轉圈跑，可總沒用……他倒越追越近，看看追上了……我冷不防一轉身，朝他撲去，就和他滾在地上厮搏開腔！他用刺刀亂刺，我奪不下來，就用嘴死咬他的手——當時也不知道他的手怎麼就鬆了！我掙開身，搶過刺刀把他肚子穿了個透眼透，連槍都拔不出來……』他蹙起眉毛，好像傷口痛，但他熬着。一會又道：『我看見又一個鬼子跑來，就顧不得拔槍，撒開腿便跑，一口氣跑了十幾里，直到他一問（他用嘴巴指了

指那個抬担架的漢子)，我才清醒過來，大腿的刀傷也痛得走不動了！……」

街門外有人走進來，站在院裡高聲問：「房東，有空房子麼？——咱們是八路軍

！」

狗剩嫂担驚受怕地跑了一天，累得要死，於今不但得服侍男人，還得趕着做夜飯：：臭臭又不乖，坐在炕上總是哭。她正心煩，聽見叫便沉着臉走到院子去，沒好聲地指給他一間閒屋。

我送走幾個抬担架的人，拿着油燈到灶下去點火，月色朦朧裡看見一班戰士走進院，說着笑着跨進那間閒屋，立刻便聽見他們摘門扇支鋪，又有人來借燈。狗剩嫂不耐煩地嘟囔着，替他們送去一盞燈。先前聽見她愛理不理地答應着戰士的問話，一轉眼忽然驚奇地叫起來，接着是又說又笑。一會她顫動着螳螂似的小頭，差不多是跑回來，高興地尖着嗓子說：

「嗚嚨，你們快去看看，人家得的又是新槍，又是鋼帽子，都是剛打來的！這原來就是夜來那些隊伍：：他們說知道敵人要出來騷擾，今天下晌就在什麼地方一個菓樹行子埋伏好，把鬼子打的四零五散！」

狗剩哥的金魚眼在燈前閃着亮光，想要爬起來，可是一蹙眉又躺下，緊搖着右手的美食指說：「他們一定累了，快去燒水給他們喝，以後再燒洗腳水！咱們的飯慢慢吃。」

狗剩嫂急忙顛着腳跑出去，也不管臭臭怎樣哭着叫媽。

狗剩哥滿意地嘆口氣又問我道：「你的腳怎樣啦？也該燙燙。」

我試着點一點脚尖說：『痛是有些痛，睡一夜就好了——這也是個賤病！』

他寬心地笑道：『這就好！不過明天該澆山蔣了，我不能動，你得多出點力。』

隔着窗戶，我聽見狗剩嫂搬弄着山燕子驕，替軍隊張羅這個，張羅那個，好像對待

自家人。戰士們剛下火綫，却像不知道疲乏，依舊說說笑笑，聲音裡充滿一種野生的力量。

月黑夜

秋頭夏尾，天氣動不動就變顏色地陰起來，鬧一場大風大雨。在這樣風雨的黑夜，最慣於夜行的人都會弄得迷失方向。

李排長不是個怯懦的人。雖然在驚天動地的大戰爭中，他依舊筆直的梗着頸子，挺起胸脯，不慌不忙的同敵人周旋。但在這樣的大自然所掀起的情況中，他帶領一班騎兵轉來轉去，却終於疑惑地勒住了馬。最初，他還企圖憑着自己的智慧，辨清道路。可是夜空不見指路的大熊星，四圍又是黑糊糊的平原。電光偶而一閃，照見的只是狂亂地擺動在大風中的莊稼。不見一棵樹木，可以供他摸摸陰面陽面的樹皮，不見一塊岩石可以供他探探背陰處的苔蘚，更不見一座朝南開門的土地廟。黑暗形成一所無情的監獄，把李排長一羣人牢牢地禁錮起來。

身後，一個騎兵對他大聲嘶喊道：

『俺看該往左手拐……』

一陣急風暴雨刮走這個人下邊的話，不知拋到那裡去了。

李排長掉過頭，也喊道：

『上來，楊香武……你路熟麼？』

楊香武抖抖馬嚼子，把馬帶上前去，用手遮着嘴，繼續張大嘴喊：

『要熟就好啦！你想看看，咱們剛出發時，西南風不是正對着左腮幫子吹麼？這會風沒變，倒吹起後脊梁來，咱們準是錯往東北岔下去啦。』

他不等對方答話，怪灑脫地把馬頭扯向西北方。用手中的柳條鞭鞭馬屁股，先自走了。後邊的馬隊緊跟着他，一匹連着一匹。他不管有路無路，只朝前走。一會馬蹄子陷進泥溝，一會闖進棉花地，一會又插着高粱棵子亂走。風雨的勢頭不但不減，反倒更加蠻橫。他們每個人的軍衣都淋透了，冷冰冰地貼在身上，凍得他們打着寒顫。西南風夾着大雨點，狂怒似的呼嘯着，越吹越緊，把馬的脚步都吹得搖搖晃晃。但是這羣畜牲反而更有精神，四隻蹄子淌着田野的積水，吃力的拔着泥腿，半步也不差錯。

前邊不遠，忽然亮起幾團銀白色的燈光，東一個，西一個，互相照耀着，彷彿有人在用燈光打什麼暗語。李排長的心頭疑惑起來。他們已經走進敵區，據點決不會遠，像這樣的方向不清，道路不熟，或許會跑到據點附近，滾入敵人的網羅。這次，他接到冀南軍區司令部的命令，派他到滄陽河北岸取回一包從前反掃蕩時堅壁的重要文件。這是個艱難的使命。他須要帶着這一小队輕騎兵，通過幾道封鎖綫，才能到達指定的地點。今夜正準備偷過滄陽河。於是夏滂的季節，河水漲得又深又寬，過河的路子只有一座離據點極近的板橋，只要差池半點，便會發生天大的不幸。他必須分外謹慎，於是喊住楊香武說：

『別再瞎趕腔。天這樣黑，又下大雨，橫豎摸不過河，不如先到前邊那個有燈的村避避雨再講。』

楊香武粗魯地反駁道：

『真是好主意！你敢保那不是據點？』

李排長不耐煩地搖搖頭：

『你就會講怪話！那是聯莊會，一到颶風下雨的晚晌，個個村都打起燈籠守夜，害怕土匪趁着月黑頭打劫。——儘管去好啦，好歹有我作主！』

於是，這一支小小的人馬冒着風雨，朝眼前的燈光撲去。

繞着村莊是一圈結實的圩牆。他們摸索許久才來到一座鐵柵門前。門落鎖了，緊緊地關着。村裡黑洞洞的，先前的燈光倒不見了。他們都從馬背跨下來，腳踏到水窪裡，噗味噗味地濺着水花。一個人一開腔，幾個人隨着高聲叫道：

『老鄉，開開門！』

鐵門後閃着一個人影，只聽他問道：

『嚨，幹什麼？』

李排長推開楊香武，接嘴說：

『我們是八路軍，想進村躲躲雨。』

門裡支支吾吾地答道：

『唉呀……沒有鑰匙，怎麼開門？』

李排長催促說：『費點心，找鑰匙去吧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害怕！』

門裡人就朝後高聲問道：『噢，我說，你知道誰拿着鑰匙麼？』

另一個農民應聲從更屋走出來，手裡提着一盞馬燈，頭上戴着一頂大草帽子。他走到門前，擎起燈，向門外端量幾眼。燈光穿過柵門的欄杆，首先落到李排長的身上。他的兩腳插在爛泥裡，渾身濕淋淋地就像剛從水裡爬出來。但他還像平日那樣挺起前胸，很有威嚴地直立在大雨底下。他的眼受到光亮的刺激，顫動着縫縫起來；柵門欄杆影子照到他棕色的長臉上，掩蓋住他滿臉的淺麻子。

新來的農民點點頭說：『你們候一會，我叫村長去。』
就和先前那個農民一起走了。

風已經落下去，雨還像瀑布一般傾瀉。李排長一羣人全像石頭似的等在那裡，不動，也不說話。偶然間，一匹馬很響的搖着身子，抖去身上的雨水，另外幾匹也照樣搖起來，馬鏜互相撞得亂響。楊香武等得不耐煩，就鬩鬩騷騷地罵。李排長忍不住皺起眉頭：

『你怎麼老不改這些壞習氣？不是講怪話，就是破壞紀律，簡直不配當班長。』

他其實很喜歡楊香武。這個人心直口快，事情總搶着做，從來不會藏奸。就是有些壞毛病，須得慢慢地糾正。楊香武並不是他的真名。一般人看他說話急，舉動快，總像猴子似的不肯安靜，便用彭公案中這個近乎丑角的人物來取笑他，久而久之，倒沒有人叫他的真姓名。他耳朵聽着李排長的話，肚子裡很不服氣，冷冷的想：『等着吧，這兩

個老百姓能回來才怪！」

可是兩個農民到底回來了，而且多出幾個人，又添了一盞馬燈。當頭的是個五十歲左右的老人。他擎着油傘，對門外打着問訊，一面把燈舉得像頭一樣高，細細的察看外邊的人馬。他的面貌倒先顯現出來：一張古銅色的臉膛，滿頂花白頭髮。

李排長驚訝地叫出聲來：「這不是慶爺爺麼？你認不認識我啦？」

說着，用手抹去臉上的雨水。

老頭子張着沒有鬚鬚的嘴巴，定睛注視他一忽兒，醒悟似的叫道：

「噢，我認識你啦！人上點年紀，記性壞，只是記不起你姓什麼啦。……」

他又回頭對那幾個農民說：「趕快開門吧！」

這個巧遇，一瞬間使李排長十分興奮，以為逢見舊人，暫時算是尋到歸宿。但他立刻又十二分擔憂。還是兩年以前，他曾經在這一帶活動過。那時，中國軍隊早經撤退，土匪像春天的野草，遍地生長起來，人民正忙着成立聯莊會。八路軍初來，到處便被人當做天兵天將一樣看待。慶爺爺對他們却很淡漠。這個老頭子終生遭遇太多的苦難，變得猶如狐狸一般多疑。一次，李排長對他談抗日的大道理，他却白瞪着眼，不開心的摸索着身邊的蝨子，最後才有一搭沒一搭地說：

「咱老啦，聽的見的够多了，這些新道理也不想懂。當老百姓的只圖過個太平日子，誰坐江山給誰納糧，那管得了許多閒事！」

以後，滄陽河邊設立據點，這一帶變成敵區，兩年以來，誰知道慶爺爺轉變成怎

樣個人？李排長牽着馬和他並肩走過泥濘的街道，燈影裡，留心窺察他的臉色。他的髮絲有些全白了，臉上的皮肉顯得更鬆，但是身板骨不彎，腰腳仍然健壯。他的容貌很淳樸，尋不見一絲半跡狡詐的神氣。

他領李排長走進一座破舊的祠堂，指點他將馬拴好，引他邁進屋子，然後放下傘，把燈擱在神主台上，張眼望了望空空洞洞的四壁，不安地笑着說：

『同志們將就着睡一夜吧，天氣太晚，誰家的門也不容易叫的開。我已經告訴他們拿幾張箔來，舖在地下睡不潮濕，你們吃了飯沒有？』

李排長解着身上的武裝，一面對他說人馬都飽了。

騎兵們有的把馬拴到廊簷底下，有的牽進兩側的廂房。陸陸續續地走進祠堂。他們一跨進門，立時忙着卸馬槍，解子彈袋，把衣服脫下來擰着水，又用這些衣服把槍身擦乾淨。一壁廂，他們對村公所的人問：

『有柴火沒有？抱些來咱們烤烤衣裳！』

打噴嚏的聲音響起來，當中還夾雜着對天的咒罵，

李排長注意地詢問慶爺爺道：

『這裡離據點多遠？』

慶爺爺舉起雙手，伸開十隻手指頭答：

『說是十里，其實不上八里。』

『離滲陽河泥？』

『也就是個四五里。』

『日本人常到這裡來麼？』

『三日兩頭，斷不了來，一來就要吃的，喝的，糟塌死人了！』慶爺爺說着，把身子向前探了探，問：『同志，你們要過河吧？看樣子，今晚晌雨不會停，恐怕過不去了。』

李排長不答。他把手搭到慶爺爺的肩膀上，眼睛直盯着對方的臉，半真半假地微笑着說：

『咱們來到這，你可別張揚，要是有個一差二錯，我依你，我的槍子可不依你！』慶爺爺的古銅色臉膛漲得如同紅銅，楞了半晌才說：

『同志，這是什麼話？我老頭子當了幾年村長，時常也有些同志打這過，從來沒出過亂子。不信你買四兩棉花紡（訪）一紡（訪），咱老慶到底是個什麼人？』

李排長看他這樣認真，感覺得自己的話太重。他原是試探對方，於今激起這大的反響，心裡倒滿意。他把話鋒一轉，索性開起玩笑來：

『算啦，說着玩罷了！我看你的村長當的倒滿牢，好像屁股抹了膠，黏上就不動。』

老頭子却煩悶地嘆了口粗氣。

『幹是早幹賦噫！不過咱們這裡不講究選村長，誰的年紀高，輩行大，再會辦理事，就抓住誰當。成天價吃力不討好，一不經心，說不定腦袋就會搬家！』

箔已經拿來幾張，靠牆壁豎着，預備衆人睡時再鋪。一個農民抱進幾捆乾穀草，拋到地當心。火立刻點起來，忽忽地燒着，驅散祠堂裡浮蕩着的潮氣，騎兵們繞着火圍攏成一個圓圈，烘烤着衣服和鞋子。大把的穀草不停地朝火堆上加，有時將火苗壓滅，冒出一陣苦味的青烟。人們便被爐得流下眼淚，或者嗆得嗓子眼熱辣辣地，打着乾咳嗽。楊香武渾身脫得精光。腦頂尖尖的，高顴骨，兩頰深深地凹下，嘴巴却向上捲着。他用兩手抓着軍衣，翻來覆去地烤，頭偏向一邊，細眯着一對斜眼，避開火堆裡飄浮上來的輕烟。

李排長從一邊投過話來：

「哨放出去沒有？」

楊香武眼睛望着跳躍的火簇，頭也不抬地答：

「村公所說有聯莊會打更，不用哨再放哨啦。」

他的神氣很得意，彷彿一切事都早辦妥，不用旁人多費心思。可是李排長不滿意地搖了搖頭：

「不行，快放兩個哨！——村的兩頭一頭一個。」

慶爺爺打着呵欠，贊同地點點頭。

「對！聯莊會本來不大認真……：：：：：：先前は防土匪，現今沒有土匪，日本人硬指八路軍是土匪，遇到這樣天氣，就叫打更，有八路軍來還叫開槍……：：：其實要真來了，老百姓才燒高香呢！」

他提起馬燈，撐開油傘，對大家招呼道：

『同志們該乏了，早些睡吧。我去叫他們明天清早給你們預備麵條吃……』

祠堂外的雨聲比較和緩，但是不緊不慢地，更不容易晴。燈一走，大團的黑影溜進祠堂的角落。地心的柴草燒得更旺，四壁顫動着巨大的人影，都是赤裸裸的。

第二天，雨停了，低空殘剩着灰暗的乏雲。這支騎兵潛伏在村中，猶如一群大魚不小小心游進淺水灣子，乖覺地隱藏在水草底下，不敢輕易活動。白天，當然不能過河，退回昨天出發的地方，來往將近一百里，人馬過分疲勞，今夜的長行軍將更艱難。李排長吩咐衆人把馬一律備好再上槽，多餵草料，人也收拾停當，不許擅自離開。只要風聲一變，他們可以立時向後撤走。更把消息封鎖了，不許一個人出村，外來的人便扣住不放。

外表看來，李排長的態度十分鎮靜，心頭却比誰都更不安。這兒距離據點太近了，站在村邊，就能够望見敵人新修的白色營房。敵人隨時都會撲來，鬥爭隨時都會展開。對於慶爺爺，他的懷疑却早像春冰似的融化得無影無踪了。適才，老頭子陪他到村邊觀察地形。田野經過夜來的雨洗，莊稼飽潤地舉起頭來，顏色又濃又綠。大蘆長得高過人頭，張開巴掌和花比起來就顯得癡肥。他奇怪這一帶不多見穀子高粱。老頭子緊一緊褲腰帶，氣憤憤地罵。

『人家還得叫種！不是逼着種大烟，就是逼着種棉花，官價定的又低，賣的錢還不夠買糧吃，簡直是活遭罪！人家就不拿你當人看，千說萬說，只有你們才真是老百姓的救星——我現今看清楚了。』

飯後，李排長又到村頭察看一番，叮嚀哨兵要格外留心，然後轉到村公所，躺上炕，闔上眼睡去，門上沒掛竹籬，大羣的蠅子飛進屋子，討厭地叮着他的臉。他從身邊扯出手巾，蒙着臉，許久許久，才到朦朧的狀態中……。

一會兒，他迷糊糊地聽到有人在耳邊叫喊，陡地醒了過來，揭開毛巾，睜開眼，看見楊香武站在炕前。

『剛剛哨兵來報告，說是敵人好像要出擊！』

他一骨碌爬起身，跳下炕來。現在，他倒很沉着，他吩咐騎兵火速集合，一邊跨着快馬朝村頭走去。楊香武急急地擺動雙手，猴子似的追隨着他。

放哨的騎兵隱身在一棵老榆樹後，瞧見他們，緊張地招招手，待他們走近，便指點着前邊，壓低嗓音，說道：

『你瞧，敵人好像正集合呢。』

平原上，一個人站得略高，便可望出十幾里地開闊。夏秋的時候，高桿農作物還能隱住村莊，但在這裡，多半是大片的棉田，遮不斷人的視線。李排長梗着脖頸，用兩手打着涼篷，直直地朝前盯視。據點前邊，依約地顯出一些小小的黑點，風快地移動，好像人們奔跑着集合。不過小黑點移動的方向十分古怪：忽而沒入莊稼地，忽而出現在通往本村的道路上，最終沿着這條道跑竄下來。

楊香武瞪着一對斜眼，冒冒失失地推了李排長一把，焦急地道：

『操他媽，這不是來了麼？』

李排長並不搭理他，暗暗尋思着。敵人如果出擊，差不多總是使用汽車。於今僅有六七個小黑點，無秩序地亂竄，事情倒有些蹊蹺。情況不弄清楚，他決不肯望風捕影地蠢動，於是眈眈眼說：

『你們誰到前邊偵察偵察……』

楊香武不等他說完，答應一聲『俺去』，提着槍走進麻地，麻葉一陣搖擺，他便沒入綠色的陣營中了。

耳邊傳來急匆匆的脚步聲，李排長側轉臉，看見慶爺爺趕來。老人光着膀子，肩頭搭着紫花布小褂，右手搖着一把大蒲扇，他趕到近前，豎起脚尖，用蒲扇遮着眼，一邊瞭望據點，一邊不安心地問：

『怎麼，鬼子是要出來麼？』

他又望望天，差不多半頭晌了。大塊的灰雲不停地流動，時時將太陽遮住，不讓這狂傲的星球散播着火熱的威力。慶爺爺繼續說：

『鬼子每回出來，正是這時候。依我的笨主意，你們不如向後退退……我催同志们走，可不是怕受連累……你要信的過今晚晌咱老慶保送你們過河，看咱怕他個鳥！』

……楊香武一頭罵，一頭走出麻地，鞋底拖着很厚的爛泥，裹腿和鞋子濺滿泥水的污點。他把槍把子朝地面一頓，恨恨地罵：

『操他媽，真敗興！』

李排長直釘着他的面門問：『到底怎麼回事？』

他哼着鼻孔道：「哼，不知那個王八蛋的牛跑了，老鄉在捉牛！」
聽的人倒笑了。

火輪般大的太陽沉落後，暮色蒼蒼茫茫地襲來，李排長的心境却相反地晴朗起來，他不再担心敵人的侵擾。過河的專，慶爺爺一手包攬，預先便把事情鋪排妥當。不走橋，而用船渡，但想安全地突過這道封鎖線，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。只要走漏一些兒消息，敵人決不肯輕輕地放過。

李排長從腰裡掏出糧票草票等，要算還這一天人馬的吃食費用。慶爺爺推開他的手，再三地拒絕。他霍然醒悟了：那是敵區，如何能用糧票，便要付錢。老頭子笑道：

「嘿，你想錯啦！咱們照樣繳公糧，遠據點還有人甘心誠願偷着送呢。咱是想：同志們輕易不來一趟，吃點飯還不是應該的。」

結果，李排長還是把糧票等付清了。

二更天光景，大地睡去了。生長在大地胸膛上的人類却展開保衛土地的活動。慶爺爺一定要親身送他們渡河。李排長以為他的年紀高，深夜露水很重，怕他招受風寒，百般阻止他。老人更加不肯。他慣常倚老賣老，假若旁人說他老時，他可決不服氣。他握緊拳頭，伸直強壯的右胳膊，瞪着眼說：

「別聽咱老，五六十斤的小伙子叫他墜着打提溜，還不算事！」

渡河的地方離據點僅僅十來里路，隱隱地可以望見那邊的燈火。李排長一羣人到達

河邊時，慶爺爺早就派來一些農民等候着。堤上放着兩盞馬燈，照見那些漢子都脫得赤條條的，有的叉着腰站着，有的無意識地搓着胸膛的灰垢，更有人很響地拍着大腿。

楊香武低聲叫道：『吹滅燈！還怕敵人看不見？』

一個農民却很大意地答：『不怕，鬼子黑夜從來不動。』隨手只把燈苗捻小。

澄陽河平靜地流着，很黑，很深，水面閃着一層油光。兩岸十分靜悄，只聽見各色各樣的蟲叫，彷彿奏着一部自然的鼓吹曲。

慶爺爺走近一個漢子，小聲問：『船還沒有來麼？』

這時，下游響起緩緩的水聲，河面推過來縝細的波紋。不久，一隻小船輕輕飄飄地傍岸泊下。這是慶爺爺那個村的一條小漁船。敵人封鎖澄陽河時，曾經盡量把農民的大小船隻找集到一堆，點一把火燒成灰燼；慶爺爺他們事前將小船掉到水草深密的地方，裝滿泥土，沉到水底下，這才不會毀壞。今天夜晚，派來一部份農民先把船裡的泥土用鐵锹挖掘乾淨，從河底撈起船來，又洗刷一番，依舊變成一隻輕快的艇子。

船既然小，所以只能渡人。慶爺爺用商量的口氣對李排長說：

『頭口頂好卸下鞍子，叫他們給拉過去。……』

騎兵脫離鞍子，就像海螺跑出甲殼，失去移動的能力。但又沒有更安全的辦法，只好冒險。李排長叮囑每個人要攜帶着自己的一套馬具過河，不許雜亂地堆在一起。這樣，即使情況突然轉變，急切間還可以備馬，不至於亂成一團。他動手解馬肚帶時，警惕地朝據點望了幾眼。那隱隱的燈火還沒熄滅，猶如幾隻狡猾的魔眼，亮晶晶地穿過漆黑

的大野，窺探遠邊的動作。

楊香武手脚利落地把馬卸光，交給一個農民。那人跳下河去，使勁地拉着繮繩，但是馬昂起頭來，屁股只是向後僵，不肯下水。一個矮漢子操起一把鐵鍬，對準馬屁股重重地一擊，馬又痛又驚，撲通地跳進水去，激起很大的波浪。

楊香武生氣道：「你怎麼不顧死活地打！」

另有誰的一匹馬也怕水，掙着繮繩要朝後跑，把牽牲口的農民帶了個筋斗。楊香武抬起脚，狠命地踢着馬肚子罵：

「你媽個屁，還調皮！」

他又東跑西跑，幫助農民把馬匹都趕下河去，才來整頓自己的鞍子。馬生來便識水性，一個個在浪花裡搖動着身子，農民就全爬上馬背，低聲吆喝着，一同馳到對岸。騎兵各抱着鞍轡，爭着上船；先擺過五六個去，李排長和楊香武全第二批再渡。慶爺爺打着一盞燈走來，輕聲地咳嗽着，一面親熱地說：

「你們走啦？回頭可來呀！」

李排長從心裡感激地說：「就是太麻煩你老人家啦！」

小船擺過來，第二批人也渡過河去。一袋煙的工夫，這支騎兵便重新備好馬，坐上馬背。李排長轉過頭，望見慶爺爺還站在河邊，不知對農民指揮着什麼；古銅色的臉膛，花白頭髮，依稀地映着燈光，顯出的不是老邁的神情，而是充滿生命力的青春氣概。他用兩腿把馬一夾，領着頭馳跑下去，急急地要脫離這危險的境地，他們跑出將近二里

路，後邊忽然傳來爆炸的聲響。楊香武低聲嘲笑道：

「敵人出擊了不成！馬後砲，嚇唬誰，橫豎追不上老子啦！」

李排長用繩繩鞭着馬，更緊地催促馬奔跑。馬便放開腿，傾着後邊的馬羣，一陣風似的馳向茫茫的黑夜。北極星正掛在他們的對面。

半個月後，這隊人完成任務，果然轉回來了。他們平安地偷過那座離據點極近的板橋，趕至慶爺爺莊上時，約摸將近半夜。四十里路的急行軍，每人的喉嚨都有些乾燥。李排長決定在這裡歇息一刻，喝點水，然後再走。他們不費事地叫開柵欄門，把馬籠在街上，一齊走進村公所。上宿的農民都起來，敞着懷，趿着鞋，對待老朋友似的招呼他們，但是精神帶點不自然。

楊香武一隻腳踏着凳子，兩手玩弄着他慣用的柳條鞭子，雲着斜眼問：「慶爺爺那去啦？」

一個農民苦澀地答：「死啦！」

每個騎兵都睜大眼，李排長的淺麻子臉露出更大的驚異。他想：老人真像熟透的瓜，說死就死，只是不知道怎麼死的。不待他問，那個農民接下去說：

「那天黑夜送同志們走後，他老人家也就送了命！」

李排長懊悔地嘆口氣說：「瞎，我叫他不送，他偏要送！老年人怎經得起冒風犯露的！那天黑夜我就聽見他咳嗽，恐怕他要害病……」

但是農民打斷他的話道：「他不是得病死的……」

……老人是這樣遇到他的不幸：

當天夜晚，騎兵渡過河去，他正吩咐大家把小船拉到原地藏匿起來，幾個人亮着電筒，從他身後走過來，衝着電光，他辨清來人的面貌，但見穿着軍衣，心想是李排長一夥人，就焦急地道：

「你們怎麼還沒過去？」

當頭的一個人粗聲說：「我們來晚了麼？他們過去多大時候囉？」

慶爺爺說：「剛剛才聽見馬蹄子響。」

說着，他提高聲音，急忙對河裡叫：「伙計，船別拉走，還有幾個同志要過河去

！

那幾個人看見船攏近岸，且不上去，却各從腰間掏出一個甜瓜似的圓東西，朝着船拋去。河面紅光一闪，響起巨大的爆炸聲音，就在這一刻間，小船碎成幾塊，拉船的幾個農民喊都沒喊一聲，跌進水裡，殘斷的身子在水面轉了轉，沉下底去。另外十來個兵即刻從夜色裡湧出來，把岸上的農民包圍在中間。燈光映亮他們的全身，每人的脖子上顯出紅色或者白色的領章。

慶爺爺木頭似的定在那兒，疑心是在做夢。但決不是夢。當頭的那個人早跨上前來，一把抓住他的前襟，拖着就走，嘴裡還罵道：

「老王八羔子，我領你見閻王爺去！」

慶爺爺叫敵人抓去後，好幾天沒有音信，後來才聽說被人挑死了。……

……農民說完這段事情，又補充道：「都怪咱們太大意，河邊的燈點的明晃晃的，人家用千里眼照一照，什麼東西看不見？」

全場的人都哀默着，說不出話。桌上，洋油燈的燈苗顛動起來，光亮一時變得很暗淡。燈影裡，老人的形象似乎出現；古銅色的臉膛，滿頂花白頭髮，他的人雖然死了，他的形象却更清晰，更高大，活生生的刻印在李排長的心中，楊香武的心中，以及每個騎兵的心中。……

帶着這個形象，當他們再投向漆黑無邊的夜色時，每人都具有一種新的力量。這力量刺激他們，使他們急切想撕破夜色，把頭高舉到天外，從那裡，他們可以看見另一個嶄新的世界。

(完)

大 旗

著 者
印 行
總 經 售
分 售
定 價

楊 朔

新華書局
張家口市解放大街
晉察冀分店

新華書局
張家口市解放大街
晉察冀分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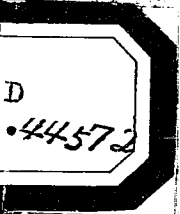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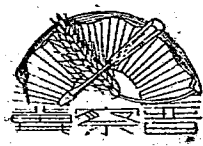
邊區各地新華書店支店
總分銷處及各大書局

每册一二〇元

一九四六年二月出版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30



12256